



吳恩溥

目 錄

前言

聘牧記

東遊奇遇記

聖誕之夢

強扭之瓜不甜

前言

屬天的教會是榮耀的、聖潔的、沒有瑕疵的；地上的教會卻充滿人意、敗壞和黑暗。因此，今日教會內面有毒瘡 (提後二 17)、有狐狸 (歌二 15)、有披着羊皮的豺狼 (太七 15)、有賣主賣友的假門徒 (提後三 4)。面對這些敗壞的現象，有人不肯提，認為家醜不可外揚；有人不敢提，認為明哲保身，少說為佳；有人不願提，認為愛心應當凡事包容，等上帝自己去審判。就因此毒瘤越爛越大，小狐狸越毀壞越利害，馴至教會正氣消沉，邪氣囂張，燈台失去見證，福音之光不能照耀。

我們認為教會應當保守聖潔榮耀的見證，毒瘤一定要開刀，狐狸豺狼一定要擒拿，黑暗一定要消除，主的名一定要被高舉。本書針對今日教會若干弊病，予以針砭，盼能因此激發愛主同道，一同為真理揚聲，則千夫所指，犯罪之輩能够因此斂跡悔改，教會成為發光的燈台。豈不快哉。

聘牧記

(一)

時間：二十世紀七十年代

地點：北美洲巴別城大街六六六號撒狄教會

出席者：聘牧委員會 -- 錢心良、羅花蛇、張大龍、朱美芭、孫志初

錢：各位委員，本委員會負責聘請牧師，鄙人深感責任重大，經通知各位懇切祈禱，同心求上帝賜給我們最好人才，使教會興旺，想各位個個熱心愛主，必定響應祈禱。

羅：報告主席，本姑娘接到主席通告，便不住祈禱，公祈禱，私祈禱，日祈禱，夜祈禱，並且禁食祈禱。

朱：羅姑娘真熱心，教會有你這人才，真是「三生有幸」。

孫：「禁食...祈禱」，什麼叫禁食祈禱？

羅：聖經教訓我們要禁食祈禱，難道你不懂得麼？

孫：我實在不懂，請道其詳，好叫我曉得？

羅：蠢才！禁食祈禱，就是禁食祈禱，還用問嗎？

孫：我就是不明白怎樣禁法，請你教我。

羅：禁食 就是禁 食

錢(見羅窘狀)：各位不要打岔？言歸正題吧！

各位個個熱心祈禱，上帝一定大大祝福我們，本會興旺，指日可待。今日我們要討論的，是聘請牧師的條件，請諸位發揮高見。

羅：我認為牧師應該有高深的資格，沒有兩 D，也要有一 D；當今時代，餐館侍者，碩士博士成籬，如果牧師沒有學位，我們教會都失面子。

孫：什麼兩 D 一 D，聽得我滿頭霧水。

羅：兩 D 者，神學博士 DD 也。

一 D 者，你沒有聽說別迦摩城的亞倫牧師麼？因為教會提出學位問題，他沒有學位，連忙向函授學校接洽買個 D.D.，需價二百元。他沒有兩百元，教會又不肯借給他，

他東湊西拼只得一百元，他竟然異想天開，先寄一百元，並說明請先寄一個「D」來，候明年補寄百元，再把另一個「D」補來。

孫：你的意思是沒有真博士，買個也可以？

羅：孫大哥，當今世界，真真假假，很難說。像我這個博士是真正讀出來的，並且出自名校，這是超等博士。但像我這種博士並不多，外頭什麼「豆腐博士」，「水皮博士」多而又多。他們比我這個超等博士，更吃得開。現在我明白了，不甚計較，就算買來的博士，識貨的人並不多，總是有勝於無。

孫：你的意思，沒有真博士，冒充的博士也可以。

錢：我很贊成羅小姐的意見。儘量找個 DD.，沒有時才求其次，只要有個名堂就算。同時有真才實學的人，未必肯聽我們控制；資歷有黑點，彼此心照，才肯向我們低頭。

張：說得對。我想牧師還須通曉各種語言。以本城而論，有英語、法語、俄語、意大利語、德語；以中文而論，有南方國語的台山話，北方國語的官話，還有廣東話、台灣話、福建話，牧師要面面應付周到，必須樣樣話說得來，才樣樣事做得通。

朱：牧師年紀也重要，必須年富力強，才有力服務。我提議廿五到卅五，還須有駕駛汽車經驗，教友有病可以帶他看醫生，百貨公司大減價，可以帶我們去溜溜，買廉價貨。

孫：牧師須有口才，講道才會感動人。

錢：對！我們要請有口才、有恩賜的牧師。倘若能像葛培理一樣，那也差不多啊！哈！哈！哈！

朱：牧師家庭很重要，最好人口減少。牧師總是多子多女，不合時代。最好獨子，無子更妙，減少教會負擔。牧師太太需要神學畢業，肯服務，才能够跟牧師拍硬檔。

(說到這裏，有片刻的沉默，他們繼續搔髮細想)

錢：我想有一件十分重要，牧師必需是聖人。我們常常發脾氣、說謊、口是心非，牧師必須從來不發脾氣、不說謊、溫柔誠實，給我們頂撞，仍然滿面春風，才配做我們的榜樣。

未知各位以為何如？嘻！嘻！嘻！

朱：錢醫生說得對，我雙手贊成。

羅：我認為執事是老板，牧師是我們付薪水，因此牧師是僱員，這一點關係必須弄清楚。

孫：「執事老板」，這句話要小心。從來做老板的，要掏荷包請夥伴。我們執事會又沒有

出錢請牧師，我聽見有些教友，批評我們執事會只不過利用教友的奉獻款作威作福，如果再說這話給人聽見

羅：(搶着說) 哼! 你不懂，從來教會有二種人，一種出錢，一種出力，我們執事會出力還不够麼？本姑娘從來是不出錢的，特此聲明。

錢：還有別的條件沒有？..... 如果沒有，我們繼續討論待遇。

孫：提到待遇，有些問題我不明白，要請教各位。

錢：不要客氣，有問題請儘量提出吧!

孫：牧師工作是不是每日八小時?

錢：不，是廿四小時服務；無論是早是晚，是日是夜，教友有需要，隨時都可以找牧師，這是慣例。

孫：如果是廿四小時服務，那麼照政府規定，最低工薪每小時二元，那麼每日要四十八元，每月三十日計，豈不是要一千四百四十元?

羅：(搶着說) 你發神經麼？那個教會請牧師月薪一千四百四十元。

孫：不，我是照政府的規定算細數。我是生意人，對教會的事很陌生，所以才提出請教。

錢：初哥：你是初哥，慢慢就會曉得教會規矩的。本會聘請牧師，從來不照鐘數計錢的。你情我願，大家便成交。至於工作，卻是廿四小時服務；比如做醫生的，隨時服務。有一點不同的，醫生因為賺够了，病人電話響，可以推說醫生外出；牧師不能說謊話，如有需要，不能搪塞。因為這是愛心的服務呀!

朱：我提議給牧師月薪四百元，一腳踢，什麼都包埋晒。

張：現在通貨膨脹，百物昂貴，四百元太少吧!

朱：不，前後左右，牧師的薪水差不多這數目呀! 我們也不應破大家的例!

孫：牧師太太呢？她跟牧師拍硬檔，最少也應該半薪補貼?

羅，不! 牧師太太跟牧師同心服務，這是天經地義。但從來不補貼的，「買一送一」，你是生意人，難道不曉得?

(哈! 哈! 哈! 大家一片笑聲)

孫：有沒有房屋津貼?

朱：沒有，我不是說一腳踢，包埋晒!

孫：有沒有汽油補貼？

羅：志初哥，牧師坐車是他自己的事，他要方便，要舒服，才用汽車，汽油自己負責，這是十分公道的事。如果他嫌汽油貴，可以坐公共汽車。要省儉便走路。當初耶穌傳道，那會坐汽車？連公共汽車都沒有。耶穌走路走得疲倦，坐在井邊休息；今日牧師應當學習耶穌的榜樣。

孫：照你們所說，我們似乎太刻薄……

羅：誰說我們刻薄？你有沒有聽說「窮傳道」，自古以來，教會對待牧師總是如此。我們出價月薪四百，難道還嫌少。牧師終日無所事事，一禮拜只講一堂道，不請牧師，我們可以自己包起來！

錢：羅小姐，火氣不要太大，有話慢慢說；孫先生是初哥，初次參加聘牧委員會，許多事他不明白。現在讓我跟初哥解釋吧！

初哥！我們不管做什麼，第一，必需明白神的旨意，千萬不可違背神的旨意。第二，必需有愛心，工作才有價值。

先說神的旨意，耶穌呼召人跟從祂，需背十字架，忍受苦難。耶穌自己沒有枕頭的地方。可見神的旨意要傳道人，個個吃苦、忍耐；你看耶穌講道時，挨餓三天沒飯吃；保羅講道也是又饑又渴，不得睡；所以我們請牧師，必須明白神的旨意，倘若我們撒狄教會請的牧師，又有正薪，又有補貼；牧師收入多，生活舒服，我們就是違反神的旨意；這罪惡可够大，我們實在負擔不起。

孫：原來牧師應該過窮苦的生活？

錢：對。這是神的旨意。

其次，我們要講愛心，但愛心，有淺愛和深愛。何謂淺愛，比如今日聘牧師，給他够用的薪酬，粗看起來，我們對牧師有愛心；豈知牧師因工得值，他的工值得盡，將來到天堂，再得不到上帝的賞賜。我們愛之適足以害之，這愛是淺愛。

何謂深愛？今日聘牧師讓他過苦日子，吃足苦頭，將來到天堂，上帝有大報賞，那天上的福氣，才是寶貝，非世界所能比。今日似乎是苦待牧師，其實正是恩待牧師。我常想那些傳道人，在世受苦越大，天上福份越大。可惜我們愛心還不够大，否則應該儘量玉成牧師，月薪二百也就够了。牧師也許對我們不滿意，等到有一日，榮歸天家，我們一切的刻薄，不，不是刻薄乃是愛心，上帝都補足給他；那時牧師不知要怎樣感激涕零，視我們為大恩人呢！

孫：錢醫生，我想你對神學十分有研究，真是「聞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。」

錢：過獎！過獎！這是本人研究的心得。有人說我太精靈，常常「走火入魔」。因此你說那是神學也可以，鬼學也可以；總之，我們做事要憑愛心，並且要愛得越深越緊要。

孫：原來教會的深愛是如此這般，本來我打算鼓勵小兒三毛奉獻讀神學，現在聽起來有點怕，實在不敢領受你們的深愛，將來傳道傳成個餓鬼上天堂，豈不可憐！

錢：初哥！你錯了！我們眼光要放得大，看得遠；奉獻給主最榮耀，世界有什麼福氣可比較。鏡花水月，轉眼成空，只有將來天上的賞賜，才是無可比擬。你應該鼓勵三毛獻身，此福萬萬不可錯過。

孫：錢醫生，你說天上的福那麼大，為什麼你不去得？只鼓勵別人去得？

錢：你問得好！初哥！你不知我的心，我和太太真是盼望上帝用我們，我們日夜等待上帝打發天使來呼召我們，日等待、夜等待，等了幾年，等畢業了，上帝還沒有來呼召。我們再三考慮，想是俗骨不能成聖，上帝只許我們享受世界的虛浮福，不給天上的真福。怨只怨自己的福薄，還有什麼話說。因此才沒有獻身。你知我不獻身做傳道，多麼遺憾。

朱：錢醫生最熱心，真真是難得；講愛心、談神學，聽得我五體投地，我們撒狄教會難得有你來帶頭，這才十足像個樣。

錢：慚愧！慚愧！無非是各位錯愛。現在我們要進一步討論牧師人選，請各位多多介紹。

孫：牧師人選，又要馬兒好，又要馬兒不吃草，恐怕不容易選到阿？

朱：孫先生，你缺少信心，只要我們有信心，上帝所賜給我們的，一定超出所想所望。

錢：對，只要我們有信心，一點不必掛慮。

(望住羅) 羅小姐，你的計謀多多？不知葫蘆裏有什麼仙丹？

羅：我完全同意錢醫生的意見，只要我們有信心，一定水到渠成。

剛才我默默為牧師人選祈禱

朱：你看，羅姑娘就是如此熱心祈禱，我們撒狄教會有了羅姑娘這種人才，不拆掉.....

孫：拆掉，有沒有搞錯呀！

朱：孫先生，你不要搶舌根，我的話還沒有說完，我乃是說，不拆掉改建一座現代化的教堂才怪！

錢：請羅小姐繼續說下去。

羅：我祈禱時，忽然心血來潮，不，是聖靈感動，使我想起最好人選來。

錢：哈！那太好了！羅小姐的祈禱，是通天的祈禱，一祈禱就心血來潮。請快點把人選介紹出來。不要賣關子，等得我急死咯！

羅：最好的人選，是天使。

眾人：嘩！天使？

羅：對。第一，天使滿有上帝的智慧，地上什麼博士都比不上他。第二，天使通曉萬人的方言，無話不通。第三，天使從天上來，講道一定最屬靈，聽出耳油，人人愛聽。第四，天使不食人間煙火，我們每月不用付生活費，真真做到「馬兒好，馬兒不吃草」的地步。第五，天使有翼能飛，來去自如，不用付汽油錢，也不必出巴士月票，渡船錢全部可省。第六，天使沒有肉體的軟弱，沒有家庭的繫累，可以廿四小時全心為教友服務。第七，天使永遠年青，一副漂亮面孔，人見人愛，一面聽講，一面欣賞，耳朵吃屬靈大餐，眼睛吃冰淇淋，真是難得。只此七端，已够最佳人選。

錢：難得羅小姐想出一位最佳人選來。

朱：不，是聖靈感動她的。

錢：各位贊成麼？

（一片贊成聲。）

孫：贊成。不過，要叫誰去接洽天使來？

張：初哥，不用懷疑，既然聖靈感動羅小姐，就全權請羅小姐去接洽。

錢：張先生的提議，各位贊成麼？

（又是一片贊成聲。）

錢：今日會議就此結束：下會等候羅小姐佳音。

孫：羅姑娘，「人細鬼大」，計謀多多，連上帝都要打主意。我總覺得信心不够。

羅：你這小信鬼，說我人細鬼大，這番非打你求饒不可……

（大家又是一片狂笑聲。）

錢（祈禱）：感謝讚美主耶穌，你滿有仁愛、恩典，我們雖然不好、虛偽、有口無心，你仍然愛我們，把教會交託給我們這班人。求主教我們明白你的旨意，使教會在我們手中大大興旺，我們榮耀，你也榮耀，樂何如之。阿們！

(二)

錢：各位委員，時間過得真快，轉眼已過三個月。今日麻煩各位抽出寶貴時間，一同討論聘牧大事。鄙人先代表教會向各位致萬分之謝意。關於前會委託羅小姐向上帝求派天使來本會擔任牧職，真是再好也沒有了。羅小姐和我同心祈禱，七日七夜，廢寢忘餐，求來求去，一點聲響都沒有。我們細想，上帝是聽祈禱的上帝，何況派天使來牧養教會，有百利而無一弊，何故不理睬我們，真是百思不解。後來我們想通了，當本會通過求派天使來牧會時，前後左右個個教會都聞風效尤，都要學我們。如果上帝聽我們祈禱，差派天使來牧會，那時豈不大批牧師失業，無會可收。怪不得上帝不聽我們的禱告……。

孫：理由恐不盡然。前月我到士每拿城，跟那邊的米該雅牧師談及，他說我們教會太驕傲，前後迫走了四位牧師，人人皆知，還不悔改。現在想請天使，並不是有所愛於天使，不過是「我的馬兒好，我的馬兒不吃草」，想貪便宜而已。這樣做是大大得罪上帝。我想他說得很有理由，我們動機不正……。

錢：對不起，前事不提，現在言歸正傳。

當我們祈禱不通時，我便分頭拜托朋友，進行物色。這不是我擅權，而是想弄個頭緒出來，免浪費各位寶貴時間。

朱：錢醫生這樣做最對，我們不會說你擅權，乃是感謝你熱心。

錢：不敢！不敢！謝謝各位。

我們得到各處朋友介紹新牧師人選，計有六位，經過考慮甄選，覺得其中三位還算不錯。現在請羅小姐逐位介紹，請大家研究研究。

羅：第一位叫彼得牧師。這人來頭很大，曾經做過耶穌的學生，拋棄職業，專心傳道。很得各教會的讚譽。曾出版過兩本著作，「彼得前書」和「彼得後書」，想大家曾經讀過。

朱：我聽說這人打魚出身，無甚學問。我曾聽過他講道，口講指劃，口沫橫飛，倒是迫切動人。只是無學位，除非他去買個 D.D.，否則便不合我們條件。還有，聽說他太太出身鄉下，沒有受過什麼教育，如果要來領導我們這班智識份子的姊妹們，大家未必瞧得起她。

張：我聽說他性子急，做事大刀闊斧，不顧一切，很容易跟人家衝突。我們教會需要的固然是「人才」，但更需要有「奴才」的氣質，什麼事都聽我們指揮的牧師，才是現代的標

準牧師。以前幾位牧師跟我們合不來，都是不聽我們管。拿我們的薪水，不聽我們管，真是造反。因此以後我們要聘請的牧師，必需有「奴才」氣質，這一點要特別注意。

羅：張先生說得對。近來為着有人介紹這位彼得牧師，我特別找到他寫的書，猛加研究，最使我反胃的，乃在那本前書第五章，他說做牧師的要牧養羣羊，還要照管他們，並且說年幼的，要順服年長的。他的理論，乃是牧師要管我們，我們要順服牧師管。這還了得。這是二千年前的陳腐思想、封建意識。需知從前的人，沒有受過什麼教育，知識閉塞，比較起來牧師比他們懂得多。牧師來管他們，教導他們，大家自無話說。現在時勢不同，以本教會而論，博士成籬，什麼法學博士、哲學博士、醫學博士、人文學博士、社會學博士、經濟學博士、烏龍博士、水皮博士，樣樣齊備；對每一門的學問，都是學有專長，因此教會的事都應該由我們管，這才合理。這位彼得牧師，理論錯誤，證明他思想錯誤，認識錯誤，如果由他來擔任牧師，縱然我們勉強順服他，還不任由他把教會開倒車，開到二千年前的古老時代去。我不贊成聘請彼得牧師。

孫：聽羅小姐所說，我心中着實不明白。教會的事，我所知甚少；前月到米該雅牧師那邊去，聽他很多解釋，我才明白多些。米牧師說，教會是神的家，由神作主，不是人作主；用人意來決定，那是大錯特錯。還有，教會是屬靈的，只有聖靈才滲透萬事，如果用人智聰明，很多時候是隔靴搔癢，搔不癢處。聖靈的指導，早已寫在聖經，我們一定要根據聖經的教訓，才不致偏差。今日教會所以荒涼，就是人離棄神，自己作主，神不祝福。這些話我越想越對。本教會的博士人才多，這是事實，但博士懂得的是屬世的學問，如果由博士來出主意，他們對於屬靈的事，一知半解，豈不把教會搞彎？

錢：孫先生所說的乃是書生之見。需知米牧師是有名的老固執、老古董。開口聖經，合口聖經。聖經他懂得多，但不合時代。因此他傳了幾十年道，大教會都不請他，一生困守小教會，就是如此這般。其實，我們要讀聖經，講理論時也要儘量提聖經；不多說聖經，給人家戴上新派的帽子，那就完了。可是口講是一套，實際我們要講現實、看環境，行得通才行，行不通千萬不要執拗。聖經像一條魚，魚肉要吃下去，魚骨就吐出去，不然便死都有份……。

孫：聖經也有魚骨？

錢：聖經的魚骨多得很哩；比方，今天的女孩子，大發熱心，口唱為耶穌而活，然有介事；但看她們的服裝，什麼露胸裝，什麼露臍裝，十分肉感。如果耶穌看了不頭痛才怪。但她們卻說是為耶穌而活，這才叫活用聖經。又如聖經說十一奉獻。從前我月入百元，奉獻十元，勉強還辦得到。現在年入十萬，要我奉獻萬元，對我而論，這是大魚骨。聖經的

教訓是叫人成為「聖人」、「完全人」，像我們這些凡夫俗子，「聖人」我沒有興趣，我得救上天堂，於願足矣。聖經講很多道德、生活規律，與今日相差太遠。我們讀了，說了都可以，如果死守便太迷；像我們這樣聰明人，就必須活用，擇其可行者行之，不合時代、太陳舊者，當做歷史研究研究便可以，不要太固執。

現在我們再言歸正傳吧！大家對聘請彼得牧師有何意見，請繼續發表。

朱：我贊成羅小姐的意見，反對聘請彼得牧師為本會牧師。

錢：孫弟兄什麼意見。

孫：我對彼得牧師認識太少，沒有什麼意見可以發表。

錢：那麼，就算是一致投「反對票」。請介紹第二位。

羅：第二位是保羅牧師。

保羅牧師從前在迦瑪列哲學院主修哲學，學識淵博，榮獲哲學博士。開始時對猶太教大發熱心，以後在大馬色城外蒙召，到亞拉伯曠野潛修三年，聽說他會說方言，但不屬靈恩派；他曾有夢遊天堂的經歷，但也不是極端的神秘主義者。他遊行佈道，十分熱心，曾寫下許多著作，為多人所敬重。我們區會特別推薦他。上列就是區會的介紹詞。

孫：我不認識保羅牧師，但聽區會這麼好的介紹書，我提議聘請他。

錢：區會介紹書是一件事，合不合我們的條件是另一件事。我們經濟自立，一切自己做得主，不必聽區會的命令。現在我們展開討論。

羅：接到區會介紹信，我就四方展開調查，看看這位保羅牧師合不合我們的條件。

先說好方面，保羅牧師有好幾本神學著作，膾炙人口。聽說安提阿大學特別贈送他神學博士學位。因此算起來他有二個博士學位，真才實學，對我們來說，請得到他，說起來都有榮耀。

從壞方面說，聽說保羅牧師儀表太差，他眼睛一向不好，看東西十分吃力，似乎還有些鬥雞眼。走路時兩條腿一長一短，有人說是先天性，有人說是幼時跌傷；還有人說，可能是脊骨癆都說不定。這還不要緊，聽說他氣貌不揚，說話粗俗，衣着隨便。本來他有兩個博士學位，一定談吐儒雅才對，何以會粗俗。有人說，恐怕跟他的工作有關係，因為他每日熱心傳福音，街頭巷尾，販夫走卒，黃童白叟，都是他的對象；說話要說得他們明白，一定要用大眾化的俚言俗語，久而久之，說起話來，一點書卷氣都沒有。他自己似乎也為自己申辯，說一定要用人人聽得懂的大眾語，不用高言大智；因此今天聽他講道說

話，一點不像積學的博士，而像是來自鄉間的鄉下牧師。因為保羅牧師儀表太差，話語粗俗，如果我們請他作牧師，這班高級知識青年未必合胃口。這一點大家要特別留意。

朱：我聽說他現在年紀很大，還是單身漢。一個王老五，過慣獨身生活，很容易心理變態，養成乖僻、倔傲的性情。如果我們教會請來一個王老五，許多事上不但不方便，我還擔心不容易跟人合作。

張：我上週到推雅推喇城去，順便探望那邊教會，剛巧亞哈牧師出外，師母耶洗別在家，承蒙她接待。這位耶洗別師母，交際手段十分高明，全城聞名。她帶領會友另有她一套，無論男女老少，面面俱圓，個個滿意，有人稱她教會叫社交禮拜堂。禮拜日做禮拜，牧師講道只有十分鐘，開始時有些小噱頭，引得大家哄堂大笑，來禮拜堂聽道，有如吃開心果。實際牧師講道不過五分鐘，個個讚他乾淨俐落，特別青少年更加歡迎。講完道後到副堂，舉行舞會。老年人到地下室聚餐。來禮拜的人，個個高興。因此該會人數能夠維持，大家都讚耶洗別師母好工夫。耶洗別師母消息十分靈通，怎麼知道有人介紹保羅牧師來本會。問起我來，啞口無言，因為我一無所知。

錢：對不起，我因為沒有時間，未向各位先談及。未知耶洗別師母有什麼貼士沒有？

張：耶師母對於保羅牧師，似乎印象不很好，聽她語氣，有批無讚。

她說這位保羅牧師又固執、又傲慢，不識做人之道，只是個死守字句的書獃子。他開始時跟總會很合拍。後來說他在大馬色受靈感，又說他得聖靈啟示，認為總會那班人信仰不對。總會一定要守摩西律法和誠命，其實這叫兩全其美；新舊並蓄，並沒有什麼不好，何必爭執。但保羅牧師卻咬文嚼字，攻擊總會那班人是老頑固、律法派，辯論得多，積不相讓。總會那班人是有政治後台的，利用官廳把他拘禁，還處心積慮，陰謀把他殺害；還好這邊政府，信仰自由，載在憲法，並且保護人權，不容侵犯，纏訟數年，才獲釋放。因此雙方種下仇恨，無法合作。照她看，總會固然有不對，認識真理有偏差；但保羅太固執也不應該。我們做牧師的，大家說「是」我們就說「是」，大家說「不是」我們也說「不是」。就算早上說「是」，晚間說「不是」，我們也無妨跟着朝三暮四，朝四暮三。好在是是非非，並不因大家舉手，黑就變白，白就變黑。一個人明乎此，他內心坦然，跟着人家尾巴轉，省卻許多麻煩。保羅的大師兄彼得長老，也跟保羅一樣叫叫喊喊，願為真理犧牲，等到總會派人調查，他大師兄立刻順風轉舵，只有保羅強硬到底（加拉太二章）。這個人就是如此，硬頸鬼。怪不得到處碰壁。我們在推雅推喇城從不跟人爭辯，做人處事，樣樣都好，因此無論信徒非信徒，個個讚我們隨和，我們的薪金年年增加，大家皆歡喜。

耶洗別師母口才真使得，一開口有如開水喉，說個不停。她大講真理，她說真理是相對的。今以為是，以後未必以為是。我們談話時，恰巧有幾個少女，穿着袒臂露胸的摩登衫走進，她說：這種衣着，如果在大陸，一定給人看為狐狸精，但在這裏正合乎中庸。保羅牧師卻攻擊這種衣着不正當，頭腦太陳舊，如何可以適應今日的潮流。又如中國人講孝道，兒女應當奉養父母，否則被目為忤逆不孝。但在北美洲，誰家奉養父母？各人組織小家庭，父母無人理，這就證明了真理這東西，要適應客觀環境才好。保羅牧師食古不化，他很有口才，也很有辯才，筆掃千軍，無奈你有你的理，我有我的理；我的理說不過你的理，我可一概不理，你又奈我何哉？說來說去，今日這世代，要撈世界需要眉精眼企，也需要手段圓滑，做牧師也離不了這秘訣，站在講台上可以頭頭是道，講你的真理；走下台最緊要是隨風轉舵，唯唯諾諾；不然執事老板一變臉，一腳踢出門，上帝也愛莫能助呢！

耶洗別師母一開口就大篇理論，滔滔不絕。

錢：聽你所說，耶洗別師母真是了不起、有眼光、有見識，稱得起巾幗英雄。語云：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耶洗別夫婦這等人才，正是我們撒狄教會所需要。我們早應向她們求才？

張：錢醫生，你打錯了算盤。耶洗別他們在撒雅撒喇城，商業繁盛，人口眾多，城市大，教會也大。他們每月薪金聽說一千上下，還有各項補貼，怎會跑來我們這山城，人口少，教會小，每月四百元一腳踢？從來只有山城的人跑去大城，那有大城的人跑來山城，除非那些無出息籬底橙，才困守山城，否則大家都蠢蠢要動，想走向大城求發達呢！

錢：張先生你錯了，耶洗別夫婦是牧師，做牧師的一定不計較待遇和前途。我相信我們有迫切的心，他們若肯祈禱，上帝一定會感動他們前來。只要我們有信心，一定成功。

孫：哈！牧師也有不同。如果米該雅牧師，我知他是一位虔誠敬畏主，凡事以神旨為前提。若亞哈牧師和他太太耶洗別，他們是最有名的世俗化牧師，跟他們講犧牲、講祈禱、講遵行神旨，等於跟他們開玩笑。

錢：既是如此，根據耶洗別師母所說的，保羅是一個很固執的人，也不易與人合作，在這種情形下，恐難與我們合作，並且我也研究過保羅的寫作，他的提摩太書罵別人是毒瘤，要哥林多教會把罪人趕出教會，交給撒但；這樣牧師，一點愛心都沒有，不瞞大家說，如果給保羅到我們教會來，在他眼中，恐怕我們連執事都做不成。

朱：我同意羅小姐的意見，既然儀表太差，又據張先生的轉述，個性又頑強，錢醫生的擔憂並非過慮，我反對聘請保羅作我們的牧師。

錢：各位贊成麼？…… 既然無異議，就此通過。

孫：如果連彼得、保羅，仍不合我們的要求，那麼，我們聘請牧師，恐不容易。

錢不！有信心凡事都能。再介紹第三位。

羅：第三位叫巴拿巴長老。他原是耶路撒冷教會的長老，家財萬貫，曾賣了部份田產，捐入教會。他性格溫和，從不與人為忤，你說什麼便什麼，認識他的人都讚他好好先生，他又熱心傳福音；他除專心傳福音外，教會的事他很少理，皆由執事抓權。

朱：他又富有又樂意奉獻，這樣太好了。未知現在富不富？

羅：聽說他田地萬頃，富甲一方（在塞浦路斯原籍，算得是個大地主）。現在物業由兒女負責管理。因為他富有，做牧師不計較待遇，有幾次在弱小教會任職，還自己掏腰包。做到完全「不吃草」的地步。

朱：那太好了，我提議本會聘請他。何況他性情溫和，凡事不拘着。

錢：我覺得最好是他性情溫和，教會事任由執事負責。這人真合今日潮流。

孫：他熱心傳福音，這點我覺得最重要。米該雅牧師特別提醒我，主來的日子已近，若不傳福音，便有禍了。有一件事我們需要考慮，如果巴拿巴長老在任職期間，有感動要到外地或遠地傳福音，我們將否答應。

錢：答應，答應，我們最贊成向外傳福音，難得有這麼一位熱心傳福音的人才。不過為着公平起見，他出外傳福音時期，應該薪水照扣。

孫：他出去傳福音，我們截扣薪水，說起來太刻薄。他出去傳福音，我們應該支持他，薪水照付，還要為他祈禱才合理。

錢：不，我們照事論事；好比工廠，今日上工，點鐘二元照計，不上工不付錢，這是公平，牧師也是如此。他到外面，離開崗位，我們沒有義務給他薪金。

張：錢醫生說得對。因工論值，無工無值。

孫：那麼，我們不是支持傳福音，乃是攔阻傳福音。

錢：初哥，你說錯了，我們是萬分支持傳福音。巴長老要到那裏去，我們全力支持，還要迫切為他祈禱。但薪水是另外一件事，「不作工不吃飯」這是聖經的明訓嘛。

孫：那麼，巴長老的家人也要吃飯。

錢：初哥，你信心太小了，上帝自然會負責，那裏有一個忠心的神僕餓死的。你放心好了。

張：我贊成朱小姐的提議，聘請巴拿巴長老擔任本會牧職。

錢：大家無異議，就通過。

羅，為着爭取時間，我提議即席向介紹人通電話，表示我們的意見，請主席錢醫生撥電話九三九四跟以弗所教會的約翰長老接洽。

錢：(離座) 可以，勞煩大家少坐片時。

錢：(回來) 不成。據約翰長老云，巴拿巴長老已於二個禮拜前答應非拉鐵非教會之聘，下月即將赴任。

羅：聘請牧師真不容易，合了我們不合人家，合了人家又不合我們。

張：有人說，請牧師有如娶媳婦，高低真不容易。

孫：我認為如果有自知之明，也許容易些。揀東揀西，一百個條件，自己也應當拿面鏡子看看尊容如何；癩痢頭，狐狸尾巴，卻要揀個天仙美人，當然不容易。「老鼠跌落天平」，如果自己稱一稱，我們本身條件如何，再來決定，就可以容易些。

錢：初哥，說這話未免消滅自己志氣；本城除了地方小，交通不便，難得有發達前途外，以本教會而論，博士成籬，個個學富五車，經濟方面教會雖然窮，但個人財富卻不弱，只要那個牧師合我們心水，每月多付十元八塊，大概也無問題。現在的問題，是如何找個合適人選？

羅：本姑娘有個意見，壓在心頭已久，不敢提出來。

現在既然無法解決，想是上帝給我機會，叫我發表。

朱：羅姑娘計謀多多，請快些說出來，不要賣關子。

孫：是不是天使請不成，要請天軍？

羅：你這死人頭，總是專門跟我作對？

錢：女孩兒家，火氣不可太大，怪不得四十出頭，仍找不到人家……

羅：你也敢？

錢：不，大家說說笑，鬆鬆神經。請把你的妙計說出來，我們洗耳恭聽。

羅：這幾個月來，我想起為什麼我們需要牧師，我們教會大批人才，個個能言善辯，倚馬萬言，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自己講？

張：這不能，牧師是需要專業訓練的。

孫：不！剛才我不是轉達米牧師的意見，我們只不過有屬世的學問，對於屬靈的事，一知半解，又怎可班門弄斧，貽誤他人。

羅：你們就是這樣食古不化。我們為着小心起見，不敢自己亂講，我們可以購買許多屬靈講章，就如司布真、慕迪、斐尼、衛斯理約翰等，然後大家猛創，把它融會貫通，一定會成為一盤好雜碎，叫聽眾聽出耳油。牧師也需要參考許多資料，難道我們讀書本領趕不及牧師麼？這麼一來，講道問題解決，會務由我們「民主專政」，我們實在無需乎牧師來阻手阻腳。

朱：對呀！一語驚醒夢中人、為什麼這麼簡單的問題，我們從沒有想到。你真偉大！

張：我擔心無人敢負責講道？

羅：這問題我早經考慮過？大把人才。古語云：「人之患在於好為人師」；人總喜歡教導人，自以為了不起。何況今日是一個廣告時代，人人總想辦法出風頭。如果能够站在講台上，不知多麼威風。過去因為「牧師」壓住，「聖職」頂住，大家雖然有意，也不敢問鼎，怕被人批評；現在沒有牧師，我們鼓勵大家出來「事奉」，顧慮沒有了，誰不想來教會出頭，你來他來大家來，我只怕將來要排長龍呢！

張：啊！那麼到時因為是自己人，不必送車馬費。每堂還可省下十元。

羅：這點我也考慮過，每堂我們可收廿元奉獻費。

張：不！我們規定講道每堂送十元，並非二十元。

羅：你沒有聽清楚，我乃是說每堂要收二十元奉獻。這話何解？因為大家爭著來講道，我們就收他們每人二十元。美其名為奉獻，其實就等於收廣告費。電視廣告每二分鐘要收費一萬五千元，我們一堂只收二十元，還是奉獻給上帝。名詞極其美麗，這點我想沒有難處。屆時不請牧師，每月不必付薪金，還有八十塊錢的講道奉獻費收入。我這妙計，也可得個經濟學博士呀。

孫：我總覺得不放心，牧師是聖職，我們這樣做，明明是僭越，有如烏撒扶約櫃，恐上帝不祝福。

羅：你只知片面，那是舊約；新約時代，信徒個個都是祭司，你還不懂。

孫：我自知懂得很少。但米牧師告訴我，新約時代信徒個個都是祭司，個個都有責任引領人到上帝面前，也有責任，為別人祈禱。可是聖經從沒有告訴我們，新約時代信徒個個都是先知。先知是神所揀選，代替上帝說話。上帝沒有揀選的人，自告奮勇，恐怕成為大批冒牌先知。

錢：米牧師太固執，我們不必理他。我們北美洲是民主的，就是今日耶穌列席，最多也不過給他一個舉手權。本席宣佈，辯論總結，贊成由本會各人自己講道的請舉手。

個個贊成，為什麼初哥不贊成。

孫：越過聖經教訓的，我為着良心的緣故，我不贊成。

錢：多數通過。報告執事會，從此民主專政。哈利路亞!

朱：孫先生不要中米牧師的毒吧?

張：周郎妙計安天下，羅小姐真是難得!

孫：眼看教會世界化，我心十分痛苦呀!

(完)。

東遊奇遇記

(一)

石長老到金山，已經是第三天了。初抵達時，因為跟天堂島時差十六小時，這裏是晝，天堂島剛好是黑夜；這裏是夜，天堂島剛好是白晝；晨昏顛倒，累得他白日昏昏欲睡，晚上卻又精神奕奕。青年小伙子還容易適應，像他這六七十歲的老頭，實在有些吃不消。

石長老離開上海到天堂島，差不多三十年了。在上海本來擁有二家出入口行，一間工廠，情況很好。因看政治環境轉變，幸虧他當機立斷，帶着現資到天堂島，重起爐灶。也還好他過去在商場有信譽，慢慢跟舊日國外的客戶建立起關係，這樣才在天堂島再創立了一家叫啟明出入口公司。石長老有信用，經營生意穩紮穩打，這出入口公司業務也不住擴展。

這次因為小兒子結了婚，公司的業務交托給小兒子經營。大兒子石堅定，在金山作醫生，大有收入，堅決要石長老夫婦退休來金山，藉娛晚景。石長老也想起一生辛勞，日無暇晷，難得小兒子能夠克紹箕裘，那麼到外面見識見識，輕鬆輕鬆，倒是人生樂事。至於是否定居金山，看定了再決定不遲。

石長老從機場出來時，看見他兒子石堅定，旁邊站着的大媳婦李美芬，後面還站着幾個人，雖然不認識，只見大家猛招手，照推測一定是堅定的朋友。石長老夫婦也跟着猛招手，歡樂之情，真是一言難盡。

出關時，大家把石長老夫婦圍在核心，石太太最高興的是看見兩歲大的孫兒，忙從媳婦手中抱過來，親了一親。小孫兒也不怕生，用小手兒摸摸石太太的面龐，樂得石太太呵呵大笑起來。

這時石堅定介紹接機的朋友給他爸爸，這位中國教會的李牧師、李師母；這位是華人教會的陳牧師、陳師母；這位是華僑教會的張牧師、張師母。他們都聽見石長老來金山，前來接機。還有這位是他同學，這位是他的朋友。石長老不住握手，不住致謝：「勞駕！勞駕！不敢當！不敢當！」

「石長老熱心愛主，熱心教會，我們早已聞名，歡迎石長老到我們教會增光增光！」李牧師首先開腔。」

「在天堂島時，我也曾見過石長老一面，雖然隔別數年，但樣子更年青，更福相，真是上帝特別祝福敬愛祂的人，難得這次來金山，今後請老前輩多給我們指導指導。」陳牧師接著說。

「很久以前，就聽說石長老要來，我們真是如大旱之望雲霓。本教會創立不久，一切還幼稚，希望石長老跟我們一同配搭，一同事奉，把我們帶領帶領。」說這話的是張牧師。

石長老十分謙虛地說：「有勞各位牧師，老朽實不敢當，改日自當拜候，跟各位學習學習，一同事奉。」

「歡迎! 歡迎!」眾牧師異口同聲地說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石長老說：「人家說金山人情刻薄，一切只看金面不看佛面，可是今天看這幾位牧師如此熱情，天堂島幾曾見過，我想這裏的教會一定是很興旺的。」

堅定一面開車，一面說：「這裏中國人教會的牧師對於移民來的信徒，是熱情歡迎的，特別是有錢的會友，像爸爸這樣又有錢又肯出錢的長老，他們更是不甘落後，志在必得的。你說他「熱情」也好，說他「熱錢」也可以。有一位牧師暗裏對人說，多一隻肥羊，可以多剪一些羊毛。又有一位牧師對人說，多釣一條魚，魚口裏可以多得一塊銀子。」

石長老面有怫然之色：「堅定，我們說話要小心，千萬不可得罪上帝。也許有些牧師存心不正，但牧師父母心，他為愛上帝愛教會，因而愛會友愛旅客，費心費力，我們應該讚揚他，不應該妄事推測。」

堅定知道他父親一向最敬重牧師，也就不再說下去。

第三天，也就是石長老夫婦來金山第一個禮拜天。早餐時，石長老問堅定，今天我們到那裏守禮拜。

堅定說：「今天早上，李牧師、張牧師、陳牧師，都有電話來，請爸爸媽媽到他們禮拜堂做禮拜。我對他們說，爸爸對時間還不能適應，精神不大好，今天不打算去。」

「那怎麼可以？」石長老說：「我一生虔守禮拜，除了大病卧床外，我總要守禮拜的。我精神雖然沒有十足復原，可是比昨天好得多，今天一定要上禮拜堂的。」

「這點我知道，」堅定回答說：「我們只不去城裏這幾個中國人教會，我們可以到郊區的中國人教會的。謹守安息日，是爸爸最嚴格的信條，我自小就知道。不過今天到城

裏去，到李牧師教堂，不到陳牧師教堂；或者到陳牧師教堂，不到張牧師教堂；便會得此失彼，認為我們重此輕彼，因此索性都不去。我與美芬計劃好，今天我們到離此五十哩路遠另一個小鎮的中國人教會做禮拜，做完禮拜便到一百哩遠的清水湖公園燒烤。現在正是盛夏，大好天氣，個個都要驅車到郊外玩賞，我們就到外邊暢遊一天。」

「到郊區教堂也可以，只是對這幾位滿有愛心的牧師，電召不至，我總覺得有些對不住。」

「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。爸爸總沒有辦法分身一時到那幾處教堂的。」堅定繼續說：「這方面我與美芬計劃好，待爸爸精神完全復原，我就以洗塵為名，請這幾位牧師一同敘餐，同時對他們說明，爸爸初到貴境，將觀察每個教會，藉資觀摩，這樣就不致開罪他們。」

石長老連連點頭，「可以，可以。」

停一停，石長老繼續說：「堅定，你要記住爸爸的話，我們愛上帝，一定愛上帝的僕人；尊重上帝，一定尊重牧師。這幾年來，聽說一些留學青年，到外國讀書，學會了造反。反道德、反傳統、反教會，搞得一團糟。有些留學青年回去，滿口愛主、滿口屬靈調子，可是驕傲得很，看不起老一輩，看不起牧師。甚且煽動一些青少年，專門在教會搞事。在天堂島、在寶島、在東南亞一些城市，叫很多人痛心疾首。我認為把外面的「造反」帶進教會，這是魔鬼的策略。上帝的教會沒有造反，只有「歸回」；回到聖經裏面，把錯誤的除去，照着上帝的吩咐建立教會，這才是基督徒正確的路線。」

「爸爸說得是，你住下去總可以看得多一些，明白多一些，這金元國真是『怪事年年有，不如今年來得多。』」

X X X X

金山的快速公路是世界聞名的。來往十二條行車線，平坦筆直，汽車風馳電掣，住慣天堂島的石長老，真是看得有些心驚脈跳；不多時，堅定的汽車已經停在一間小禮拜堂旁邊的停車場。教堂裏面歌聲嘹亮，說明他們已經來遲。停好車，他們趕緊進禮拜堂。這是石長老第一次參加金山的主日崇拜。他踏進大門口，向內一望，大約有一百多座位，做禮拜的疏疏落落，約摸三四十人左右。講臺上一站一坐，石長老猜想那坐的應該是牧師，站立的是主席。石長老他們因為來得遲，他跟着堅定進堂，堅定排着末後的座位坐下。石長老平時守禮拜，總要坐在前面，一方面是面對牧師，聽道更清楚；一方面也是以身作則，希望大家坐在前面，把後面讓給後來的人。可是今天來遲了，恐怕影響會眾，只

好坐在後面。雖然如此，只因石長老一行數眾，會眾還是轉過來望着他們，這時那個做主席的，大聲宣佈：「今天難得數位嘉賓蒞臨，參加敝會主日崇拜，我們感覺十分榮幸，鄙人謹代表教會敬致歡迎。」

石長老聽見，深覺愧疚難安。一方面他來遲了，自覺不够虔誠，內心已經慚愧；經他這一讚，更覺不安。他心想大家敬拜上帝，應該專心一意面向上帝，怎可在這時候歡迎嘉賓，干擾大家敬拜的情緒，這主席也未免太過份。

坐定以後，石長老打開秩序單，才曉得今天做主席的是馬牧師，講道的乃是陳醫生。

陳醫生約摸三四十歲左右，架着金絲眼鏡，講道乃是「彼此相愛」。讀經以弗所書第四章末了到第五章。他講信徒應當彼此相愛，才能印證我們是神的兒女。信徒要彼此饒恕，互相體諒；主耶穌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，我們還有什麼仇恨死不掉。主耶穌要我們愛仇敵，打左臉連右臉給人家打；剝外衣連裏衣都奉送，我們還有什麼不能為主犧牲……真是講得娓娓動聽。雖然貌不動眾，可是很有口才，講得十分動人。石長老也連連點頭。

「做完禮拜，馬牧師和陳醫生一個箭步前來。陳醫生拉着石醫生的手：「石大哥，今天什麼風把你吹來？」

石堅定說：「沒有什麼，帶着家父母到湖邊公園燒烤，順途進來，想不到耳朵有福，可以一聽黃綠牧師的訓誨。」

陳醫生轉過來說：「原來是世伯父世伯母駕到，小姪不知道，沒有到機場迎接，請世伯父世伯母寬恕。」

石長老說：「好說了！不敢勞駕！」

「世伯，我跟堅定哥同窗時，常常被他欺負，今天一見面，就叫我『黃綠牧師』，到現在仍然作風不改！請世伯主持公道。」陳醫生用着半認真半開玩笑的態度說。

「堅定從小就是這樣，遍身稜角，什麼事看不過眼，口裏就說出來，不怕得罪人。你們多年同窗，見慣了總會原諒他。讓老夫給你賠個不是。」

「那裏！那裏！我不過說說大家笑笑就是，世伯認真過來，小姪可擔當不起。」陳醫生轉過頭來，「我們只顧打牙交，忘記給馬牧師介紹。」陳醫生連忙給各人介紹。

馬牧師聽說這位是石醫生，一副十足謙恭的樣子：「久仰大名，請石醫生多來本會增光增光。」

當馬牧師知道石長老是天堂島衛斯理大教堂的長老時，緊握石長老的手不放，「在天堂島時早聞大名，如雷灌耳，今日有緣相見，真是三生有幸。請石長老以後多多指教。」

馬牧師接著說：「本會禮拜以後，設有愛筵，只是飯粗茶薄，請石長老合府不棄嫌，大家交通交通。」

石長老說：「不敢叨擾，小兒已備好食品，準備湖邊午點。馬牧師主持愛筵，恐不方便，否則大家到湖邊暢敘一番，也是我們榮幸。」

「那不要緊」，馬牧師面有喜色地說：「愛筵讓他們自己解決好了，我有機會向石長老領教領教，才要緊呵！」

「今天不方便，」石堅定插着說：「第一，貴會有愛筵，大牧師責任所在，我們不敢勞駕。第二，今午我們只是家人一起團聚，閒話家常，不想邀請外人。馬牧師、陳醫生，請原諒。」

馬牧師連忙轉舵，「石醫生快人快語，在這個彎曲黑暗的社會，真是不可多得，以後我要多多向你學習學習。」

X X X X

北美洲之夏，十分美麗迷人。萬卉爭艷，千樹成蔭，每個公園莫不遊人如鯽。湖邊公園尤其景色宜人。石長老一家揀個湖邊樹蔭下面，好好燒烤，躺在塑膠椅上，靜看湖光水色，讓清風一陣陣吹拂，享受大自然的美景。

「這風景太美麗了！世外桃源不外如此。」石長老說。

「上帝所給我們的都是最好，」堅定說：「可是城市裏面，人慾橫流，罪惡泛濫，尤其這幾年來，變得更糟；如果不悔改，恐怕金山要成為火山，毀滅在邇呵？」

稍停一停，石長老說：「堅定，我看你樣樣都好，只有這火罐子的性情還沒有變，容易得罪人，如果變得溫柔，那就好了。」

「爸爸，這大概叫『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』吧！」堅定笑着說，逗得媽媽和妻子都笑起來。

「人生在世，可忍則忍，多一個仇敵，不如多一個朋友；凡事退一步想，便覺海闊天空，不必那麼受氣。」

「不知怎麼，我這個『嫉惡如仇』的性情一點都改不了，特別教會裏面的偽善份子，我更恨入骨髓。有時我想，主耶穌在馬太福音第廿三章，一連七次責備法利賽人「假冒為善」，可能「假冒為善」的罪最嚴重，主耶穌才一而再、再而三，一連七次的譴責。就如陳醫生，跟我同窗，肚子裏幾條蛔蟲我都清楚。他有兩副面孔，卻最喜歡講道，並且最喜歡講愛心，其實他最沒有愛心，心眼兒又窄。他在追求太太時，有人取笑他「花心蘿蔔」，差點幾乎打起架來。他不論到那個教會，就要爭權爭地位。他鑽進這個教會，開始大家看他一副屬靈面孔，以為他十分屬靈，豈知不久便聯羣結黨，向牧師造反。剛剛這位馬牧師，不久才由他們從天堂島請來，最近才按立，唯唯諾諾，專門向他們拍馬屁，外面已經有人叫他馬屁牧師。

「堅定，不要說下去，免得得罪上帝。拍馬屁是他的事。也許他遠涉重洋，到這邊地生人不熟，碰到這些當權份子，跋扈驕橫，若不低首下心，給他們一腳踢去，前任牧師前車可鑒，他的唯唯諾諾，也許是情出無奈的。」

「爸爸說的可能是事實，可是一個做牧師的必須站穩真理立場，如果只懂得在長執的夾縫中討生活，失去見證，做牧師又有什麼意義？」

「你說的不錯，可是今天教會裏面問題多多。你不是牧師，牧師有許多苦衷並不是我們所能夠了解，我們不要遽下判斷。我總覺得做牧師的，報酬少，生活清苦，困難重重，還要受那些長執們的氣，卻仍然站在他的崗位，忍辱負重，只這一點，已值得我們的尊敬。我們不應該再給他難堪，叫他們灰心喪志。」

「爸爸說得是，以後我要從積極方面着眼。」

「這樣才對。」石長老稍為停一停，他問：「堅定，你剛才說陳醫生是黃綠牧師，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阿！我們叫陳醫生為黃綠牧師，並不是今天才開始，早就給他這號。你聽過黃綠醫生沒有？」

「天堂島有不少黃綠醫生，我早知道，但黃綠牧師卻還未聽過。」

「爸爸！你知道醫生一行，乃是專門技術，必須專門學習，還要臨床實驗，在整個學習過程中，要經過多方多次的嚴格考試，及格才能掛牌，真是十年寒窗苦。但那些黃綠醫生，開口祖傳秘方，閉口異人傳授，秘製什麼膏丹丸散，專醫奇難百病。沒有醫學常識，只憑一些傳授，便掛起招牌，以病人為試驗。『藥到病除』，華陀再世，三帖歸天，是你行正衰運，各安天命。」

「牧師也是專門人才，必須上帝有召選，才能代天宣化，以後仍須經過神學的專門訓練，合格了才可以登壇施教，教導人明白上帝的旨意。可是現在這些人，既沒有上帝的召選，也沒有神學的嚴格訓練，只憑着自己的聰明和熱心，把主日學所聽來的，牧師講道時所摭拾來的，加上自己閱讀屬靈書刊所得來的，便憑自己的聰明和口才，站在講臺夸夸其談，這些人與黃綠醫生有什麼分別？稱他黃綠牧師豈不正恰合其份。」

「堅定你說的很有理，」石媽媽插嘴發表她的意見：「可是這幾年來，我聽過趙彼得、許雅各二位講道，他們都不是牧師，講起道來，比牧師更動人，大家讚他們大有恩賜，這話又作何解？」

「媽媽你說的我相信。這事很複雜，須要詳細說明。第一，牧師必須有神的召選，這是基本原則。馬丁路得說：『如果沒有上帝的召選，你要逃避傳道，如逃避地獄的火』。又有人說：『牧師是徵兵，不是義勇軍。』也是同樣意思。聖職必須聖召，不容混亂。

「其次，恩賜不是天才，這點要分清。天才是與生俱來，再經過自己努力磨煉出來的。一個革命家，憑他三寸不爛之舌，能夠煽動羣眾，叫千百志士，赴湯蹈火，死而不辭。這是他的口才。恩賜是聖靈所直接賜予的，有人本來拙口笨舌，經過聖靈的恩膏，會滔滔雄辯；有人本來口舌木訥，經過靈洗後，雖然仍是鈍口笨舌，可是說話卻能夠刺入人心，大有能力，這是恩賜的功效。總括而言，口才能够說服人、煽動人，功效只及於魂；惟恩賜出於聖靈，乃能深入人的靈。分別就在這裏。今日很多人不明這道理，聽見一個人大有口才，就說他大有恩賜，這就產生錯誤。

「那麼，照你說來，平信徒是不應該講道的？」石媽媽插嘴問。

「一個平信徒三種情形下，可以講道。第一，傳福音。將主耶穌救人的福音告訴人。第二，作見證。將主耶穌在我們身上所成就的大事告訴人。第三，大家查考聖經，好像庇哩亞人，大家共同研究，發表心得(徒十七 11)。除了這三樣以外，站講臺、傳信息、這是先知的職份，平信徒不應該僭越。」

「可是今天有許多平信徒很喜歡站講臺，講道教訓人，這麼說來是不應該的。」石長老說。

「今天信徒喜歡講道，特別那些做醫生的，受過高等教育的，最為喜歡。今天的人最喜歡出頭，那些大本領的，搞政治、社會活動；這些小本領的、縮入來教會，站在講臺

上，也可以滿足自己的領袖慾、自大狂。這是今日許多人又要逃避牧師的職份，又要僭奪牧師職權的原因。」

「堅定，你說的雖然有理，恐怕有些過火。平信徒講道總離不了以主道相勸勉，有百利而無一害阿！」石媽媽說。

「媽媽！一般而論你說的不錯，但有時卻闖出禍來。猶如黃綠醫生，如果用些涼茶之類，也不見什麼害；可是遇見急症，耽誤了時間；或者自作聰明，用些劇劑，便失時誤事。黃綠牧師也是如此，如果他照經文字面解釋，也不見什麼不對。可是許多時候他們要逞聰明，便信口胡謔，就如上午陳醫生講愛心，拉到愛仇敵，打左臉連右臉都轉過給他打，剝外衣連裏衣都奉送，聽起來頭頭是道。可是行得通麼？你試打陳醫生左臉，看他右臉是不是乖乖地轉過來給你打；你試挖他口袋，看他是否連銀行的存款都奉送。其實不但陳醫生行不通，人人都行不通。真理之為物，放之四海而皆準，不準便不是真理。那麼主耶穌講錯麼？不！主耶穌沒有講錯，乃是黃綠牧師引錯。原來主耶穌所講的道，有「處常」，有「應變」。打左臉剝外衣，這是對當時猶太人而言，因他們在羅馬帝國統治之下，過着殖民地的亡國奴生活，在刀尖下，為着「應變」不能不如此。一個沒有好好研究聖經的人，不明真理的底蘊，開口便錯，我最反對黃綠牧師，原因便在這裏。」

「堅定，聽你現在說話，對於聖經道理好像很有研究？」石長老說。

「爸爸，」李美芬說：「堅定這三四年來，殷勤學道，不但參加聖經函授課程，還參加神學夜學班哩！」

「原來如此，」石長老十分高興地說：「從前我鼓勵他奉獻作聖工，他不答應，現在自己志願讀神學，希望有一天給主使用，那時我不知怎樣高興！」

「爸爸，」堅定說：「讀神學有二種人，一種人是作牧師，擔任聖職的；這些我沒有份，因我清楚上帝並沒有召選我。第二種乃是尋求真理，造就自己，我就是後者這一種。我讀神學課程，目的不在教人，乃在教自己，叫我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凡事討上帝喜悅，我的目的如此而已。」

(二)

金山的夏天比天堂島景色更明艷，氣候更宜人。石長老夫婦多年勞碌，難得卸下仔肩。此番來金山休憩，實不容易。堅定事親至孝，每日下班便開着汽車，帶着雙親到郊外兜風，欣賞錦繡河山。美芬的父母是北方人，因為避難徙居寶島。美芬系出名門，素嫻家教，是一位十分賢淑的女子。來金山留學，畢業後，在大學擔任講師，因為有了孩子，辭

職在家，夫妻恩愛度日，真是羨煞神仙。她對石長老夫婦十分孝順，晨昏定省，噓寒問暖。閒來無事，聽石長老公婆暢談往事，真是世事如棋，令人不勝感慨。

一日，正是下午申初時刻，他們正在閒話家常。忽聽見門鈴聲。美芬說：「有客人來，待我去看是誰？」石長老想這時刻來客，不會是找堅定，可能是找他的。石長老生長北方，一向注重禮節，看着自己穿的便衣，誠恐失禮客人，連忙跟入房間，打好領帶。就聽見美芬在房門口：「爸爸！有位王牧師找您。」

石長老：「請王牧師少坐片時，老夫就來。」

石長老夫婦步入客廳，招呼「王牧師」。

來客連忙趨前，緊握石長老的手：「石長老、石伯母，兩位老人家好！」

石長老：「原來是王志道牧師，幾年不見，異地重逢，真是感謝主恩不盡。」

王志道說：「石長老，小姪還沒有經過按立，不是牧師，請照舊叫我志道吧！」

這時賓主坐下。

李美芬端上茶來款客。

石長老給他們介紹，「這位是王志道牧師，跟我們多年知交。」

李美芬叫聲：「王牧師。」

「這位是小娘李美芬。」

王志道稱「石少奶。」

李美芬說：「王牧師不必客氣，叫我美芬好了。」

他們坐定。王志道說：「石長老、石伯母，不要叫我牧師，給人聽見，真羞煞人。」

石太太說：「你雖然還沒有按立，遲早總會按立，稱呼牧師那是無妨的。」

王志道說：「伯母，我們奉獻讀神學，作工，將來作牧師，原時意中事。可是牧師一定要經過按立，這是教會的法規。如果沒有按立，便稱呼牧師，正如一位小姐許配給人，還沒有結婚，便自稱太太，一樣是不倫不類的。」

石長老石太太聽見，不禁哄堂大笑。石長老說：「志道兄，妙人妙語，真是鞭辟入裏，令人拍案叫絕。」

石太太說：「志道兄這樣認真，令人佩服。可是照我所知，有的人並沒有按立，便自稱牧師。就如有一位姓趙的佈道家，自作宣傳，牧師長牧師短。大家也相信不疑，稱呼他牧師。後來不知怎的，忽然舉行立牧禮，大家這才知道他以前的牧師，原來是冒認的。志道兄青年人，做事如此認真，這總是傳道人本色。」

王志道說，「牧師是聖職，不能粗製濫造。外國神學生畢業，就按立差遣；有些人經不起考驗，以後離開傳道崗位，有虧聖職，實在不好。中國教會對這事比較認真，先讓他傳道幾年，經過考驗，覺得他不錯，再由教會要求，才舉行按立禮。就如我們衛理宗，神學畢業後，先作傳道，還要經過推薦和考試，才按立他作副牧，再經過工作考驗和考試，大會接納了才按立他作正式牧師。這樣就避免了許多可能發生的毛病。」

可是今天許多神學生，一出校門，擔任傳道工作，便迫不及待，連跳三級，自稱牧師。去年我們有一位姓黃的同學，便鬧出一個笑話。這黃同學初任傳道，便自稱牧師，他老婆也是我們同學，有名的田雞婆，終日師母長，師母短。某日，我們有一位老同學李牧師，路過住在他家，只聽見他太太在電話中，不住的牧師、師母，大叫一輪。這李同學禁不住笑問：『老黃，什麼時候按立牧師，我還不知道；為什麼不讓我知道，可以給你恭賀。』老黃聽見，臉都紅了，不敢作聲。他太太卻大發脾氣說：『老李！老李！你實在欺人太甚。你不要以為有人按立你作牧師便那麼神氣，需知我們的老黃，雖然沒有人按立，但他卻是上帝自己立的。你們乃是人立的。老李聽見真是好人都給她激壞：『啊！老黃是上帝自己立的，我們乃是人立的；好，以後如果老黃要按立牧師，我便第一個反對，你們是上帝立的，便不需要我們按立。』老黃聽見知道碰釘子，以後如果他們不按立，如何做得牧師，連忙裝着笑臉：『李大哥！不要生氣。她是有名的田雞婆，大家早都知道。請看小弟面上，把剛才的事忘記，以後仍要拜托拜托李大哥成全成全。』」

石長老石太太聽見點點頭，「志道兄，聖職不可濫，如果不是經過考驗，便輕易按立。一旦那按立的不再擔任牧師職，不但他自己要擔罪，那按立他的人，也不能推卸輕忽的罪。今天許多神學生，好高自大，貪虛名，嚴格說來，難辭作偽罪名。」

王志道：「石長老，今天這世界，大家談的是功利，注意的是現實；只要利之所在，什麼屬靈、什麼仁義道德，不過是掛在嘴邊的口頭禪而已。國與國如此，教會還不是一樣。長老您來這邊還不久，慢慢你會知道得更清楚。」

大家不免感歎一番。

且說王志道，出身窮學生，但自己努力奮勵，讀完大學，歸信耶穌以後，十分熱心追求真理，後來在一個奮興會上，把自己奉獻了，轉入神學院受造就。畢業後在一個教

會工作，因為感覺到自己學識不夠，切心求深造，石長老知道了，給他幫助，遠渡金山。神學畢業了，想回天堂島去。只因原來的教會已經別人代替，別的工作一時找不到，十分焦急。他說我來金山，目的在深造以後，可以給天堂島的教會提供最佳的服務；如果不回去，不但有違初衷，實有欺騙之嫌。他把苦衷告訴石長老。石長老勸他既然此間沒有工作為你安排。而金山有工作需要，不妨在金山暫作服務，取得更多經驗，以備隨時回來，可以為教會效勞。王志道這才答應某處教會的工作。此番聽見石長老來金山，特別遠道前來敘舊。

他們從金山談到天堂島，從教會談到國際，從個人談到屬靈光景。覺得教會日見冷淡，社會罪惡日趨猖狂，教會對社會漸漸失去作用，正如無味之鹽，油盡之燈，不勝感慨萬千。

他們正在暢敘離衷，石堅定下班回來，石長老給他們介紹。堅定說：「幸會！幸會！不久之前就耳聞王先生大名，知道閣下是教中正人君子，不隨波逐流，私心至為欽佩。今日有緣見面，真是十分高興。」

王志道說：「不敢！不敢！鄙人不過是初生之犢，初出茅廬，行事為人，只有照着真理的訓誨，行心之所安。尚請石醫生多多指教。」

X X X X

吃完晚飯，堅定開車，一千人到公園散步，玩賞園景。車到中途，只見一座教堂外面掛着「基青夏令會」五個大字，左聯「往東南亞傳福音」，右聯「把最好的獻給主」。石長老很高興說：「這是鼓勵青年人往東南亞傳福音的聚會。聽說年來北美洲基督徒青年對於獻身傳道：最具熱情。今晚我們要參加這大會，看看他們的光景。」

堅定說：「時候還早，我們到郊外公園兜一兜，回來參加不遲。」

X X X X

十字架的道路要犧牲，要將一切獻於神；

要放一切在死的祭壇上面，火才在這裏顯現。

這是十架道路，你願否走這個？你曾否背十架為你主？

你這奉獻一切給神的人，你對神是否全貞？

慷慨激昂的歌聲，從禮拜堂裏衝出來，動人心弦。石長老等慢步踏進禮拜堂，只見禮拜堂並不大，聚會青年大概百多人，氣氛倒是很熱烈。他們揀後面座位坐下。

主席臺上坐着四個人。唱完詩歌，主席站立起來，宣佈今晚是本屆夏令會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聚會。基督青年要把一切交出來，奉獻給主。奉獻需要有實際的行動證明，只用口說不算數。我們不能躲在北美洲這象牙塔發熱心，只為個人的前途，物質的享受，忘卻了傳福音的大使命。今天東南亞需要我們，我們要把一切放在祭壇上面，完全為主而活，作那最寶貴最有用的傳福音工作。

主席請戴聲功博士傳信息。

跟着站起來的，三十開外，白哲面皮，眼戴金絲眼鏡，一派學者風度。他先客套幾句，然後從主耶穌囑咐門徒到普天下傳福音，講到初期基督徒熱心傳福音，雖在迫害中，仍冒萬難將福音向萬人作見證。接着他講保羅，視傳福音為欠債，不傳福音便有禍。再講到今日在地獄有呼聲，他們哭號着等待我們去救。最後講到以斯帖記幾句名言：「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為現今的機會麼？」

戴博士很有口才，滔滔不絕，引經據典，講到最後，手握着拳，十分激動地說：「弟兄們，神帶領我們到北美洲，難道叫我們在這裏圖謀大事麼？難道叫我們在這象牙宮過着養尊處優的生活麼？不是的！神在我們身上有計劃，我們要回去，現在就回去。白白得來，白白捨去。我們的弟兄在那裏？我們怎可見死不救……。」

戴博士聲音有些嘶啞，眼睛有些濕潤，在座青年人似乎受到了感染，有人輕輕嘆息着，有人卻在禱告，有人在低聲哭泣。

戴博士打鐵趁熱，他大聲喊着說：「弟兄們，你肯否為着骨肉之親，走向東南亞？你肯否背上你的十字架，到東南亞傳福音？……」這時在座舉起手來的，大約有二三十人。戴博士似乎用力過多，他坐在椅上不住的喘息。

主席站起來，謝謝戴博士寶貴的信息。接着他介紹另一位講員，姓華名揚多。華弟兄讀的是生物學系，就快得博士學位，他要介紹東南亞的現況。

華弟兄預備不少圖表，開始介紹東南亞，從臺灣直到菲律賓；從香港、澳門到印支三國，泰國、星馬、緬甸；再從人口密度，到文化程度、政治情況、思想、宗教、社會、經濟……。據說那裏有很多土人，直到今日還沒有褲子穿。有的人還茹毛飲血，過看原始人的生活。至於城市，少年罪犯問題、毒品問題、治安問題等等，情況十分嚴重。只有基督福音，才能解救他們。希望大家儘先不落後，救靈魂要緊。

主席給華弟兄一個謝謝。再介紹一位雷微予醫生。雷醫生熱心東南亞傳福音，三年前到東南亞，曾在香港、曼谷的醫院服務，現在回來。主席請他將親身的經歷向大家報導。

雷醫生用著充滿情感的聲調，述說他如何遵行上帝的旨意，接受福音的挑戰，到東南亞去為主工作。在香港，人心如何耽於逸樂，尋求屬世的歡娛，酒樓舞廳，夜夜笙歌。少年罪犯問題如何嚴重，吸毒問題連小學生都沾上，黑社會怎樣無法無天，他怎樣一面工作，一面傳福音，取得極佳的成績。隨後到曼谷去，他一面做醫生，一面到許多偏僻的地區去，那裏的文化怎樣落後，衛生條件怎樣差勁，傳染病怎樣利害，死亡率怎樣可怕。那些土著民族仍然穴居野處，拜鬼神、迷信、知識閉塞，在廿世紀的今日，還過着非人的生活。雷醫生一面說，一面引出許多實例，使人聽了真有「人間何世」的感覺。特別那些女孩子嚇得舌撟不下。大家聽得都有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的心情。還讀什麼書，趕快救人要緊！

最後主席宣佈，為着幫助弟兄姊妹更清楚了解東南亞佈道的實況。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出，讓幾位講員答覆。

這時有一位女孩子，大約廿餘歲光景，站起來說：「我的父母還沒有信主，我的兄弟姊妹還沒有信主，他們在地獄中，我怎能安心讀書，我要回去，我要拯救他們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抽咽着哭泣。主席看見她太激動了，連忙吩咐她坐下。

接着一位戴黑邊眼鏡的男孩子問：「戴博士，你的信息很叫我受感動，我願奉獻到東南亞去。不過，我什麼都不懂，戴博士你去不去東南亞，我很想跟你一同去。」

「這個！這個！」戴聲功有些支吾：「我很想去，很想去；不過我等候上帝的差遣，什麼時候上帝叫我去，我甘心為主撇棄一切。只是直到今日，上帝還沒有……。」

另一位舉起手來。主席示意他發言。

「雷醫生，你遵行上帝的旨意到東南亞去，現在又回來，不知回來是不是也出於上帝的旨意？」

「唔，」雷醫生有些愕然：「是的！我是十分清楚，清楚出於上帝的旨意。」

「我可不可以再請教你？」那青年繼續發問。

「可以，可以，歡迎，歡迎。」

「雷醫生你到東南亞，是為着接受福音的挑戰，這一點我欽佩之至。只是上帝的旨意要你到那邊傳福音，現在是不是傳福音的使命已經完成了，你才奏凱榮歸。可是根據你剛才所說，那邊仍有千千萬萬人在黑暗中，你的福音任務並沒有完成；在沒有完成任務之前，上帝又把你召回來。究竟你的回來出自上帝的旨意，還是你受不了苦……」因為發言的弟兄話說得太尖銳，引起大家一陣呼聲。

「不！」雷醫生急促地說：「弟兄你不知道，上帝的旨意因人而異，別人也不能了解。上帝帶我回來，乃因我個人的福音任務已經完畢；但那地方的福音任務並沒有完畢，正等候更多人去接棒。」

「你的福音任務已經完畢？……」主席覺得場面有些不大好，十分機警地宣佈：「今晚的會到此結束，請戴博士祈禱。」

X X X X

當大家走出會場時，各人帶着不同的心情。有人沉默一語不發，覺得福音的任務太重要；有人認為那發問的弟兄真是豈有此理，被魔鬼利用來打擾會場，攪亂氣氛；卻也有人認為他們問得好，我們是知識份子，不應該人云亦云，應該面對事實。

石長老隨着青年們向停車場走去。只聽見前面兩個人在對話：

「佐治，今晚的戲演得很精彩呀！」

「你說什麼？不要亂說話，褻瀆聖靈。」

「你給我壓下這帽子，叫我如何承擔得起。」

「今晚聖靈做工，很多人大受感動。差點我也把手舉起來，我決志回東南亞傳福音，救人要緊。」

「佐治，我不反對你回東南亞傳福音去。可是我怕你將來也和這些人一樣，得個講字。」

「你這人真是狗嘴找不出象牙。」

「佐治，看清楚些吧！我跟老戴一同讀書，看得多啦。當初他口口聲聲回東南亞去，何等熱心。快要畢業，卻四出托人找職業，一點回去的跡象都沒有。一住數年，仍大言不慚，大嚷特嚷回東南亞。現在房子都買妥了，根都紮下，還在那裏大叫大喊。別人說聖靈感動，他不說聖靈感動，卻說等上帝來叫他去。我想也許聖靈感動他，感動得多，現在越不動了，不好意思才轉一個話頭，說等上帝來叫他去。」

「你這鬼東西，你來這裏久了，知道得多，不像我去年剛到，什麼都只認識皮毛。」

「對啦。那些大鑼大鼓的基督徒，今天實在太多。」

「那麼，華揚多、電微予二位又如何？」

這時候，石長老已經鑽進車廂，再聽不到這兩位陌生人的對話。

堅定說：「就快下雨了！」

「北美洲的天氣，像青年人一樣，變幻無常。」王志道搭腔說。

石長老舉目細看，只見陰霾四合，風急雲舞，不禁心有所感，喟然嘆息着：「這正是黑暗掌權的日子……」

(三)

瑞雪紛飄。飄，輕輕的飄，像柳絮一般，飄過屋脊，飄過樹梢。越飄越緊，接着一團團，一片片的飄來，不够大半天，草地上、公路上、樹梢屋頂，都蓋上一層厚厚的雪，大地變成白茫茫的白銀世界，多麼悅目可愛。

石長老自到南方以來，已經多年沒有看過雪景，這些美麗的雪景，喚回了他童年的記憶。想起拋雪球、堆雪人，好像昨天的光景，可是摸一摸半禿的頭顱，不禁輕輕一嘆：歲月催人老，逝者如斯，人生原是如此。

吃好晚飯，石長老全家團爐閒話。

「爸爸，」堅定說：「這幾個月來，爸爸已參加過本城大小數十華人教會，不知爸爸有什麼感受？」

「你爸參加聚會回來，一定寫筆記，填數字，十分認真，我想他是大有心得的。」石媽接腔說。

「爸爸做事一向十分精細，這番一定有很多資料，可供觀摩的。」

「心得就不敢說，」石長老說：「教會到處總是大同小異的。某種特殊的客觀環境，總會造成某種特殊的現實問題。可是本質卻是差不多。在上海如此，在天堂島如此，在金山也差不了很多。」

「爸爸意思是不是說，人總是人，天下烏鴉一般黑。」堅定說。

「可以這麼說，不過這邊因為是世界的大都市，加以中國人新舊代溝太強烈，因此有些問題就比較國內尖銳了很多。」石長老說。

「這裏有很多事，我實在看不順眼，」石太太說：「比方說，第一天我們抵達時，那些牧師的爭奪戰，及今思之，猶有餘悸。」

「你不要把問題看得太嚴重，」石長老說：「他們實在也是對我們有愛心，我們如果從好方面着眼，便覺大得安慰。」

「媽媽，你知道的還不够多，」堅定說：「這邊對於會友的爭奪戰，未免令人驚心。比方，有一個人來禮拜堂聽道，連什麼叫耶穌，什麼叫悔改，還聽不明白，做牧師的便連騙帶哄，搶先給施洗。這樣便不擔心給人家搶走。」

「還有一件我覺得很不安心，」美芬也插嘴說：「我們從小，對於聖餐是看得十分嚴肅的。沒有受洗，不得領聖餐。想不到有些牧師在主領聖餐時，竟然宣佈凡自己覺得得救的，便可領餐。有些人連什麼叫得救，一點都不知道，只看見左邊領餐，右邊領餐，他不落後，也跟人領餐。把神聖當作凡俗，我很覺得難過。上禮拜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太太，領完聖餐，還對旁邊的人說，這裏的葡萄汁是糖水的，沒有 XX 教會的純汁好喝。真是叫人生氣。」

「我想這是西方教會，受了西方社會的影。」石長老說：「我們東方人講禮讓，講道德；還未講利，要先講義，義利之分十分清楚。這邊講利益、講效率，利之所在，便不擇手段，只要達到目的，什麼都不管。做牧師的，受了西方社會風氣的影響，在辦理教會時，一味注重數字；因此只要拉得進來，便降格以求，什麼聖經真理都搬在一邊，這也是今日西方教會漸漸世俗化的原因。可是大家因為被西方社會風氣所薰染，也就腐化得不知不覺。」

「爸爸說得有理。因此有時候我這麼想，東方神學生來這裏深造，讀完書不回去也好，因為與其把西方若干壞風氣帶回去，把東方教會優美誠樸的素質破壞掉，恐怕得不償失。」

「不過西方教會也有若干令人興奮感動之處，」石長老說：「就如我十分佩服陸牧師，每禮拜日一早就起身，八點多鐘就開車出去接主日學生回教堂；主日學結束，連忙把學生送回去，載會友來做禮拜。做完禮拜，便招待會友進入副堂，吃午餐。這些午餐還是陸牧師前一日自己到市場買回來，禮拜六晚跟陸師母兩個人煎煎炒炒，忙到三更十二點多

才完工。大家吃完午餐，彼此交通傾談，上自太空人登陸月球，下至市場的物價行情，興盡才散，陸牧師還要把他們挨戶送返。如此服務，天堂島那曾有過？」

說到這裏？忽然電話鈴響，堅定離座接聽。李美芬接着：「爸爸說的很對，不過也不是全的如此。照我們所知，做禮拜需要車接，做完禮拜大家聚餐，已經是越來越普遍。從好一方面說，有車階級幫助無車階級，特別是星期日，有些巴士路線停止服務，那種幫助更是需要。可是起初舉辦汽車載人，未必是全心為着服務，而是為着爭取會友；現在別的教會看見，爭相效尤，目的何在，大家也心知肚明。吃午飯也是如此，大家有吃有喝，有說有笑，感情就把他們粘下來，別人要搶也搶不走。陸牧師這個教會，起初人數並不多，幸虧他們夫婦這麼合力拼命，現在差不多人滿了。倘若他能夠進一步注意屬靈的栽培，那就好了。」

堅定聽好電話，他說剛才是馮牧師來的電話，他在隔壁朱長老家探訪，順便來探望我們。

石堅定開門，帶着馮牧師走進廳來。石長老等連忙站起歡迎，大家緊握着手，十分親熱。

馮牧師大概四十來歲，圓胖胖的臉，滿面笑容。據說這種臉叫做「牧師臉」，最會逗人好感。他不住地說：「石長老，您老人家好，我因為教會工作忙，不能常常來拜候您老人家，真是虧欠。」

「說那裏話，馮牧師教會工作忙，真是不敢勞駕。」石長老說。

「石太太您好！上帝祝福您福體康寧。」

「感謝上帝，賤軀粗安，多謝牧師關懷。」

他們坐定後，堅定說：「馮牧師，外面大雪，你還冒雪出來探訪，真是難得啦！」

「石醫生，逢真人不說假話，到府上只是順便。今晚到朱長老府上是有得飲。」

「有什麼喜事？」

「感恩禮拜。」

「感恩？」

「讓我靜靜告訴你，不要給屋角的麻雀聽見。你知道朱長老的大千金，打從上海申請出來，拖延了五六年，一年前才出來香港，經過朱長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半年前來到

金山。一家團圓，十分高興。想不到朱大小姐紅鸞星動，跟一個姓苟的青年人，情投意合，上星期結婚。今晚補行感恩禮拜。朱長老請我來主持這個感恩禮拜。」

「能够從上海申請出來，來了又找到如意郎君，實在高興。昨天還遇見朱長老，他一句都沒有說，我們不知道，沒有給他們送一點禮。」石長老抱歉地說。

「石長老，朱大小姐的喜事，朱家是不給人家知道的。」

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找到乘龍快婿，大家鄰居，應該同樂才對。」石太太說。

「石長老、石太太，他們實在是有難言之隱。聽說這位朱大小姐在上海早已結了婚，已有一雙兒女。這次來金山，原是約定以後要申請丈夫兒女出來。只是後來聽說丈夫兒女成為人質，申請不容易，因此才轉了心，另找出路。聽說這男的比她小了十幾歲，跳船入境，沒有居留紙，因此彼此利用，這種婚姻究竟是各有目的的。」

「那麼，朱大小姐是重婚，你怎麼可以跟她主持感恩禮拜？」石堅定說。

「石醫生，重婚是朱家的事，他們欺騙政府拿了結婚許可證，我只好裝聾作啞，當作不知。至於感恩禮拜，他們有心，想上帝也不會見怪？」

「馮牧師，你明知他們重婚，還會主持感恩禮拜，究竟感恩的話如何說出口來？」石堅定再說。

「我們如果沒有幾度散手，如何做得牧師？去年有一個青年人，完全嬉皮士模樣，留了一撮山羊鬚，找我給他做個感恩禱告。真是叫人啼笑皆非。我問他留鬍子便吧，為什麼要我為他禱告。他說聖經不是說凡事謝恩麼？我惟怕自己感恩不够，因此請牧師幫我謝恩，難道有什麼不對？因此也只好隨機應變，給他胡謔幾句就是。」馮牧師說得表情十足，引起石長老合家哄堂不已。

「總之，我很佩服你的勇氣，你這種作為，不無一些跟上帝開玩笑的成份在？」石堅定不高興說。

「石醫生，我們禱告，在各種不同場合下面，歸納起來，有兩種不同的態度。第一種，說給上帝聽，正正經經，一點不敢兒戲。第二種，說給人聽，討人高興。就如有些信徒要我們為他不信的父母主持喪禮，我們明知他魂下地獄，但在主持喪禮時，那裏可以說實話，只好一派好話，說感謝上帝的慈愛，叫他魂歸天國。明知是胡言亂語，但要討活人喜歡，不得不爾。這是今天職業牧師的苦悶。」

「馮牧師，照我所知，朱長老並不屬於你的教會，他怎會請你主持感恩禮拜？」

「石醫生說得對，朱長老是余保羅牧師的會友。他先請余牧師主持感恩禮拜，余牧師知道底細，他拒絕了；他說他不願在別人的罪上有份，氣得朱長老碌鬚，他才來找我。他罵余牧師太固執，他讚我為人隨和，特別對有錢的長老謙卑，他答應以後要來我會幫忙。這消息對我來說很重要。石醫生，當今之世，做牧師實在不容易，很多時候處境有如放在核桃夾裏邊一樣，只有緊記「內方外圓」的原則，儘量的圓，否則包你撞晒大板。」

「馮牧師，你很有辦法，怪不得外間稱你社交牧師。」

「石醫生，如果沒有辦法，早就執包袱了。你知道我的教會三份二是留學生，北美洲最難搞就是這羣學生，他們像一匹野馬，控制得住，幫你騰雲駕霧，呼風喚雨；控制不住給它摔下馬，死都有份。」

石長老聽見馮牧師教會很多學生，大感興趣：「馮牧師，我聽說北美洲的青年學生最熱心，你們教會大部份青年學生，足證閣下領導有方的。」

「石長老，過獎，過獎，愧不敢當。一般來說，青年人有活力、有衝勁，只要他們肯，什麼都會做得有聲有色。何況這些留學生，都是聰明種子，才能够過五關斬六將，來北美洲留學。他們能讀、能寫、能講、能唱、能跳。如果需要錢，只要到餐館來個「三民主義」，「五權憲法」，每月也可以掙來一千八百，因為得來不難，因此要出錢也可以不落人後。就因此留學生在某些教會中常常可以表現得十分熱心。」

「那麼，你剛才說難搞，又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咳！說來不簡單。聰明人天生自高自大，眼高於頂。這些留學生因為太聰明、太能幹，能够尊重長輩，實在不多。他們讀了幾本屬靈書，便以為屬靈之道盡於斯矣。談起信仰可能牙擦擦，口沫橫飛；但信仰只是一方面，還有生活另一方面；道理是一方面，屬靈的實際是另一方面。他們只懂一方面，正如「未翻之餅」，儘量鑽道理的牛角尖，可是沒有實踐，沒有經歷，半生不熟，要把他們帶領，實不容易。」

「還有，這些留學生大多來自香港、臺灣，未出國前，大都只是中學生，平常參加的只是學生團契、青年團契，對於教會完全是門外漢。團契一般皆由契友自己活動，牧師不過是顧問。有些牧師從來不過問，讓他們自己活動。他們因為自己活動慣了，以為教會也是如此；現在參加教會，也要照碗煮辦，自己抓權，把牧師當作昔日團契的顧問一般，什麼事都由自己決定。牧師說的，合則聽；不合的，「死舞撐飯蓋」，硬頂到底。」

「加以近年來，北美洲青年大造反，學生暴動，火燒校園，火燒圖書館。風氣所及，這些青年人也氣燄十足，來教會搞事。聽說有些留學生回到東方去，一樣煽動青年造反，反牧師、反長老、反傳統，不知究竟真相如何？」

石長老說：「聽是聽過。青年人不滿現實，這要反，那要反，如果他們能夠根據聖經真理，把一切不對的事，提出大家共同革新，我認為倒是不錯。如果只憑血氣之勇，世俗的影響，那就不好。未知馮牧師對貴會這羣學生，如何領導，可告一二否？」

馮牧師說：「說來慚愧，不過對石長老老前輩也不必隱瞞，我應付這些青年人用的是八字訣，『順風轉舵，隨機應變』。什麼事青年人說對，明知其不對，也不出聲；青年人說不是，其實是是，也只好跟着說不是。避免跟他們意見衝突，隨時向他們靠攏。舉一個例，昨日我在辦事處，有二個青年人，他們爭辯得面紅耳赤來找我解決。這二個青年人是著名的包頂頭。他們一踏入，我便感覺不妙，立刻提高警惕。原來他們是辯論當初上帝創造時，是先造母雞，還是先造雞卵？一個說是先造母雞，以後生卵，卵再孵雞，如此生生不息。一個說沒有卵那裏來的雞？上帝先造雞卵，卵孵出雞，雞再生卵，如此循環不止。我一想，不論說誰對誰不對，一定得此失彼。我絕不可以開罪任何一方，我只好一面盛讚他們想出了這麼個問題，太聰明了，逗他們歡喜；一面表示歉意，應該讓我十天八天的時間思索。就這樣才把他們打發走了。不要得罪人，不要輕易表示意見，學習唯唯諾諾，才可以『撐得萬年船』。

「還有北美洲是一個民權極度發達的地方，一言不合，總統也要趕走。因此造成極端的個人主義，就因此個個要作主，個個要出頭。我就小心看，那一個聲音特別大，活動力特別強，有領袖慾的人，就封官賜爵，美其名叫大家一同事奉，這個擔任主日學部長，那個擔任青年部長，這個作執事，那個叫長老，把這些人籠絡成為核心份子，才能够把局面安定下來。」

「馮師牧說今天的人喜歡出頭，這話倒是真的。」石長老點點頭說：「比方以前的人還容易服從領導，尊奉牧師是上帝的僕人，尊重聖品人在教會的神聖地位，大家同心合力，以興旺福音為唯一目標；現在就不同了，特別這幾年來更加得人驚。」

「石長老，聽你說來，大概東方教會也受到這風氣的影響吧？」馮牧師問。

「有的地方聽說很受影響，我們教會好在應付得好，還沒有什麼大難處。」

「這些難處是本地自發的，還是留學生帶回去的？」

「讓我提一提。敝教會留學生不少，但比較突出的有三位。一位叫黃志白，聽說在這邊很熱心，可是回去了連教會都不去。牧師探他幾次都找不到。以後他在電話對牧師說，他太忙。如果沒有先期約好，請不要到他家，這是西方規矩，希望牧師懂得這禮貌。這話把牧師嚇壞了。

「第二位叫錢時傑，聽說也是這邊的熱心份子，回去後到教會一二次，以後也不去；他對人家說，我們那邊的團契多熱心，多有興趣，到這邊教會沒有味道。以後也就不再來了。

「第三位叫侯作熊，他回去後做了一二次禮拜，以後不來了；他對人說我們教會沒有靈氣，只是一派傳統，叫人得不到造就；他便自己在家中興起爐灶，開家庭聚會。他是留學博士，先聲奪人，東拉西扯，青年人便跟他去。我們的牧師想想，不能這樣下去，便請他主日來講道，再請他來教會主領一個查經班；他高興了，以後不但常來聚會，還讚我們教會大有復興氣象；我走的時候，牧師提議要封立他作傳道部長。

「馮牧師，你說今日青年人喜歡作頭，這一點倒是事實。其實，教會需要青年人，需要一些後起之秀，接受訓練，將來可以承擔大事。我們總以為「青年是明日的主人翁」，但青年人總以為他們是「今日」的主人翁，也有一些人故意譁眾取寵，也說「青年是今日的主人翁」，來討好青年人；造成青年人更加囂張跋扈；我倒擔心這是今日教會的隱憂。」

石堅定接著說：「教會要讓青年人學習事奉。有些教會只讓幾位老長老、理事，牢牢把持，沒有新血，這是一種自殺，實在要不得。可是青年人對於屬靈的事，一知半解，便想推翻一切，自己抓權，也是不對。試想作軍官的，要經過軍校的嚴格訓練和嚴酷考驗，還要有實際的作戰經驗，才能帶兵。又如駕駛汽車，雖然十分簡單，也需要學習、考試，懂得法例，懂得實際技術，才發給駕駛執照。神的教會不是普通社團，乃是一個屬靈團體，絕不能以屬世的聰明，屬人的方法，可以隨便抓權。今天北美洲個人主義太猖獗，這浪潮侵入教會，教會的情況有如士師記最末一句：『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，各人任意而行。』今日的教會不尊重權柄，各人任意而行，這種混亂將會造成教會的沉淪。」

「石長老、石醫生，你們兩位所說的，正是切中時弊。我有時深夜細想，覺得教會前途一片黯淡，越來越世俗化、社團化，內心實在有說不出的苦悶。」馮牧師苦喪着臉說。

「以事論事，我覺得今日教會落到這樣地步，你們做牧師的要負很大責任呀！」石堅定說。

「石醫生，我們做牧師的，實在也有難言之隱。比方有的牧師，多方夤緣才來到北美洲，因為入境不易，不能不小心這飯碗；有的牧師，在這邊神學，畢業多年，一旦找到職位，因為得來不易，也不能不小心這職位，因此雖不能說什麼『奴顏婢膝，諂肩媚笑』來博當局的好感，最少也要望形察色，順風轉舵，捧拍吸吹，討好四方，實在是時勢造成。」

「這是你們的職業思想不對。」石堅定說。

「不要一味苛責我們，實在是教友不好，有以使然。」馮牧師說。

「不是牧師不好，不是教友不好，都是老魔鬼不好。」石長老打圓場說。

聖誕之夢

小明拖着沉重的腳步，回到自己房間，壁上時辰鐘正指着清晨三點正。他把外衣寬下，嘆下一口氣：「聖誕前夕，還做得金睛火眼。聖誕對我們窮人，有什麼好處，還不是給有錢人家多添一個狂歡節日？」說着鑽進被窩，抱頭便睡。

朦朧間，猛聽有人敲門，小明雖然不高興，也只好起身開門。只見門外站着一位老人家，童顏鶴髮，五綵長鬚，滿面慈祥。正在驚訝間，那老人家自我介紹：「我叫基路叔，是天使長基路伯的弟弟。剛才你怨懣的聲音，恰好我哥哥路過聽見，特地派我找你，要給你個快樂聖誕。現在，給你三個『祈願』，你求什麼，就給你什麼。」

小明睜大着眼睛：「你是天使基路叔，要給我三個祈願，這話是真的麼？」

「那太好了，」小明接着說：「我出身窮苦人家，自幼窮慣苦慣，自己窮苦倒不覺得什麼，只是看見人家窮苦，便流着同情淚。心中暗想，一天發達，一定要做聖誕老人，趁着聖誕，給千萬窮苦孩子，帶來千萬禮品，千萬同情。基路叔叔，你能够幫我做聖誕老人麼？」

「好孩子，」基路叔不住點頭說：「你宅心慈善，忘我為人，確是難得。只是聖誕老人一向是尼古拉伯伯扮演，千餘年來沒有停過，如果你不計較名份，我可以帶你做他幫手。尼古拉實在也太老了，需要一位年青人幫他分送禮品，不知你願意幫他麼？」

「我願意。我不為名，不為利，能够幫聖誕老人做點好事，我已心滿意足了！」

「時間已經急迫，現在就要動身。」基路叔吩咐小明閉着眼睛，他們坐着火箭，風馳電掣，不够一盞茶時間，已經來到北極地方。

「嗨！尼古拉，你好！」

「哎！原來是基路叔，你來得正好。近來我心緒不寧，很想找你聊聊。」

「禮物準備妥當了麼？就快出發了麼？」

「提到禮物，我便頭痛。從來我們送給孩子的總是糖果、玩具，讓他們節日高興。想不到今年收到許多孩子的信，他們要飛機、大砲、戰車、戰艦。若不給他，他們不滿意，還不是不高興；若要給他，傳開出去，說我聖誕老人分送戰爭武器，播散戰爭思想，真是使我作難。」

「尼古拉，好人難做，自古已然。今早趕著來找你，乃為帶着這小伙子小明來幫你分送禮物。你年紀畢竟太大，骨頭也太硬，要從煙囪爬上爬下也太吃力，讓青年人來幫幫你。」

「那太好了，這幾天來我老覺得腰骨有些不自在。小明，你來得正好，願上帝祝福你。我這工作是沒有工錢的。現在就出發。」

「小明，」基路叔附耳對小明說：「如有緊急，大叫基路叔救我，我就會趕來救你。」

且說聖誕老人帶著小明，駕着鹿車，向南直跑。四隻梅花鹿腳不沾塵，如飛而去；不多時來到一座城，城門口堆着沙包，站着十多位身穿制服的丘八，燈光半明半滅，很覺陰森。沙包前面攔着鐵馬，鹿車戛然停止，只見為首的士兵，喝問來人何名，有沒有通行證？

「沒有，」尼古拉說：「我叫尼古拉，人人稱我聖誕老人，千五百年來我總在聖誕前夕，來此分送聖誕禮物，讓孩子們過個快樂聖誕。」

「聖誕，鬼話，我們這裏再不要這迷信的一套。你們沒有通行證便來闖關？」他回過頭來，吩咐兩個士兵，「帶這老頭一千人等，前往見司法同志。」

轉過幾個街角，來到一座大廳堂，兩個士兵通過門口衛兵進到裏面去。少頃，聽見裏面吩咐把尼古拉一千人等帶進問話。

尼古拉進內瞥見廳上一行長几，上面坐着三位同志，穿着戎服，鐵青面孔，下端坐着一位文書，負責記錄。中間那位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來此目的何在？從實供來，不准半點虛偽。」

「法官，」尼古拉看見情形嚴重，但仍保持鎮定，「我叫尼古拉，一千五百年來，總是此日此時，帶着聖誕禮物，來此分送兒童，與他們同度快樂聖誕，你們可以向居民查詢，便可證明。」

「尼哥拉你知道你的罪案嚴重麼？」

「法官，我不知道，難道分贈禮物也有罪？」

「我們的政府是絕對無神主義者？你卻一千五百年久，一貫的散佈迷信，迷惑人心，頑固地與我們為敵，證明你是帝國主義的特務，人民政權的公敵。其罪一也。」

「你用些小恩小惠，分送禮物，來收買人心，蓄意分離，動搖我們革命陣線。其罪二也。」

「你們利用宗教，跟封建統治勾結，來奴役人民。失敗後仍不甘心，現在仍利用聖誕，喬裝聖誕老人，帶著戰爭玩具，來進行變天思想，你是帝國主義派來潛伏的大特務，其罪三也。」

「法官，我來這邊分送禮物，幾個鐘頭便回去，年年如此，從沒有潛伏情事。」

「不准狡辯！對付你們這些頑固犯罪份子，一定要送去勞動改造，等思想搞通，鬼變成人，才讓你們回來。」

坐在左邊一位同志開腔：「尼古拉，你每次分贈的禮物，值多少錢？」

「大約兩千塊。」

「有沒有課稅？有沒有稅單？」

「沒有，禮物從來不必課稅的。」

「胡說，你欺着人民寬大，一千五百年來幹的走私漏稅勾當。根據我國去年十一月頒佈關稅條例，第九千九百九十九條規定，一切非日用必需品入口，稅率為百分之一百。物值二千元，稅額應為二千元。一千五百年複利計算；加上一千五百年每年一宗，合計一千五百宗，累積計算，為示人民政府寬大，連稅帶罰應為二十億元。」

「法官！禮物從不課稅，就算貴國去年頒行新例，也應從去年起算才公平。」

「你這老東西思想還沒有搞通。我國的關稅法是訴追的。若不訴追，任由你們走私漏稅，逍遙法外，豈不給你們太便宜。」

這時坐在右首的同志續問：「尼古拉同志，你每年購買禮物的款項從那裏來？」

「法官同志，那是我自己的資產，慳食儉用，積蓄下的來。」

「胡說，那完全是國家資產。你長期盜用國家資產，進行迷信活動，也罰你二十億元。」

「同志，如果是國家資產，那是我們的國家資產，並不是你們的國家資產呀！」

「胡說，你知道全世界無產階級一家親麼？你的國家資產也是我們國家資產，你是無產階級的敵人，國家沒有你的份，你要把國家資產吐還我們，一點不容你狡猾吞下。」

尼古拉聞言，氣得碌鬚。這時下端的書記站立起來，「尼古拉，聽我宣判：尼古拉潛入我國，進行特務活動，應進行勞動改造五十年。一貫走私漏私，應罰稅款二十億元，限三十日繳清。長期盜取國家資產，分化人民，應追回款項二十億元，限三十日內繳清……」

尼古拉全身發抖，向後就倒，嚇得小明手足無措，抱着尼古拉發呆，只見尼古拉雙目發直，口角流沫，那中間的同志，拍桌罵道：「你這老頑固，想裝死來嚇人麼？死人我們可看得多。」

坐在下端那書記說：「還是快些找醫生同志，免得死了四十億元沒着落。」

「是的，四十億元要緊，快些找陸同志來。」

半響，陸醫生拿着藥箱進來，摸摸尼古拉的鼻孔。用聽診器聽聽他的脈搏，搖搖頭說：「沒有脈搏，沒有心跳，牙關緊閉，他已死了。」

只見那坐中間的同志暴跳如雷：「可惡！可惡！一貫對敵人民，最後還敢用死來逃避人民的審判，向人民政權反攻。把他的紅袍除下，這是人民資產；把他的屍體拋入廁池化肥，每一滴的剩餘價值，都要擠出來歸還人民……。」說著悻悻不已，看見呆在一邊的小明，截指罵道：「把這小狗腿送進監裏，待還清四十億元再送他勞動改造。」

X X X X

「好小子，」基路叔拍拍小明的肩，「不要難過，這是黑暗掌權的日子，善良、仁愛、再不容許存在。你還有兩個祈願，快些說出，但願你今年有個快樂的聖誕。」

「基路叔，幸虧你來得快，把我救出。幼時詩班到我家報佳音，那晚看見他們個個像天使，真是一生難忘。基路叔，我想去報佳音，叫窮苦人家有個快樂聖誕。」

「現在詩班很少向窮苦人家報佳音的。你既有心，無妨試試。」

朦朧間，小明覺得自己穿着白袍，像個天使，跟着詩班坐着汽車前往。只見那些詩班員，男的有的長髮披肩，有的留著鬍子，有的掛着耳環；那些雌的，有的擦着口紅，裂嘴笑時，好像血盆；有的裝着假睫，塗着青色眉膏，好像給人家打得一片青腫。一路上大家大說大笑，十分熱鬧。走過了趙長老、錢校長、孫執事、李老板、周醫生各家，只見家家都是洋樓大廈，進到裏面，燈火輝煌。桌子上擺滿各樣糖果、水果、水、酒，大家唱好「聽阿天使高聲唱」，就大吃大喝一番，快樂之至。臨出門時，趙長老、李老板還送着紅包，作為詩班奉獻。

當他們來到金牧師家中時，金牧師五位小姐頭戴紙帽，做好各種化裝，跟詩班合唱一首「平安夜」，然後金大小姐猛彈一首舞曲，詩班員急找舞伴，就在客廳團團轉跳起舞來。

小明越看越覺不是味兒。忍不住了，他拉着那留着一撮山羊鬍的詩班長到旁邊：「羅拔！我們不到窮苦人家報佳音，這麼胡鬧，有什麼意義？」

羅拔冷不防小明有這麼一問，瞪大着眼，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這是聖誕節呀！耶穌降世是為着拯救罪人，今天我們週圍有千萬痛苦人、淪落人，我們不向他們報佳音，領他們認識基督，只顧吃喝狂歡，有什麼意義？」

羅拔聽着不禁冷笑一聲，「他們痛苦，關我們屁事，誰叫他們生在窮鬼家中，」這時詩班員大家擁到，把他們圍在核心，羅拔大聲說：「我們要趁着今晚狂歡一番，你們說對不對？」

大家轟然大聲：「對！今晚是狂歡節日。」

羅拔指着小明：「這位寶貝說我們在這裏狂歡，是胡鬧，應該到窮苦人家報佳音才對？」

「啐！」這時幾位女的：「他熱心就應該到窮人家報佳音，要跟着我們作什麼？」

「我認出他，」冷茜尖叫一聲，「他在中國餐館打雜，為什麼混進我們詩班？快點把他趕出，否則將來傳開出去，說我們詩班有人在餐館打雜，我們可見不得人呀！」

「滾出去！快些滾出去！」

「你們安靜點，」只見金牧師上前用手拍着小明的背，「你這青年人，如此熱心，實在難得，可惜你走錯地方。我們大教會要為有錢人服務，已經不夠時間，實難分出時間給窮苦人家。需知窮人要服務，富人更要服務。從前我也跟你一樣理想。去吧，願上帝祝福你。」

小明踏出門外，只聽見大門碎然關住。一陣冷風吹來，不禁打個寒噤，忽聽見對面街角轉彎處，有人唱着「平安夜」，小明暗自打量，是誰去那裏報佳音，他想過去看看，走上幾步，只見兩個嬉皮模樣的大漢，喝醉着酒，脹紅着臉，兩臂拖着兩個雌的，蓬頭散髮，嘻嘻哈哈走過來。小明看見不對頭，回頭走避，只聽見後面喝着：「活見鬼，往那裏逃？」手中啤酒瓶向他飛來，小明一急，冷不防腳下一滑，向後就倒。緊急起來，猛叫「基路叔救我」。

X X X X

「小明，還有一個祈願，你要我為你作什麼？」

「基路叔，我的心好像要爆炸，我要大聲喊叫。政治黑暗、社會敗壞，連教會也世俗化，這世界還有什麼希望？你可否讓我站在講臺上喚醒羣眾悔改？」

「可以，只是我擔心你今年沒有快樂聖誕過。」

朦朧間，小明穿着牧師袍，坐在主席臺上，原來這是個聖誕晚會。臺下熱烘烘坐滿男女老少，等着看今晚演出的話劇 -- 浪子歸家。

主席：「謹宣佈聖誕晚會開始 在沒有演出話劇之前，請本會何牧師致詞」

「各位，慶祝聖誕要紀念基督耶穌降世，目的在拯救罪人。..... 二千年來，罪惡的狂潮，日比日泛濫起來。人類像浪子一樣，遠離上帝，到外面飄蕩，只尋求罪惡的快樂、物質的享受，已經落到與妓女為伍的地步。人類的心靈空虛、道德淪喪，正像大饑荒的光景 迷失的一代」

小明越講越激動：「教會也走上浪子的道路，墮落、失喪。多少掛名基督徒，與世俗沒有分別 多少長老，假冒為善，與世俗同流合污，披着羊皮，去尋吞寡婦孤兒的家產 多少牧師，也像妓女一樣，滿口屬靈，其實只是粉飾的墳墓，內面乃是死人的骨頭 他們只是一羣絆腳石，他們不進天國，卻把天國的門堵住.....」

「浪子們，趕快悔改吧！斧頭就放在樹根上，上帝審判的時候到了.....」

那做主席的洪長老，聽見小明越講越不對頭，就像專指着他，連忙上前把米高風搶過來說：「各位，我們的牧師今晚好像喝醉了酒，受了刺激。我們現在開始演劇。」

他們夾手夾腳把小明拖到臺後。小明仍大聲喊着：我沒有喝酒，我沒有醉，你們應當悔改。

這時有人端着一盆冷水，照着小明當頭淋下：「看你還會不會亂亂叫。」

X X X X

小明霍然醒來，從床上坐起，摸一摸自己滿頭大汗，回想夢境，不禁自問，這夢是真的麼？

強扭之瓜不甜

周新義自從信耶穌以後，就立定心志，領人歸主，要與大家共享福音的好處。

隔鄰有一位李伯伯，六十開外，大家很談得來。所以周新義把他當作傳福音對象；有空就找他閒談，最後仍然談到信耶穌的事來。已經半年了，李伯伯在宗教信仰上，已經有很大的進步。可是當周新義要他到教會做禮拜，李伯伯總是很有禮貌地辭謝；不是說今天沒有空，就是早有約會，否則就是今天精神不大舒服。

周新義很誠懇地說：「李伯，你必須上禮拜堂參加一次聚會，實地觀察，才能够進一步明白基督教的信仰究竟怎樣，否則門外揣測，總是無法明白真相。」

一天，周新義又是切切央求，李伯覺得不好意思，他只好說出實話：

「周兄，實不相瞞，我不敢到教堂去，實有原因。你們的道理雖然講得不錯，但我聽說做禮拜是要捐錢的，這我就不能不考慮一番。」

「李伯，教會捐錢，確有其事。第一，教會為着要推廣傳福音的工作；第二，教會為着要辦好慈善救濟的工作。你看全世界到處都有教堂，傳教士；都有教會主辦的醫院，扶幼、恤老、濟貧的工作，處處需錢，這些就需要信徒捐獻。」

「周兄，我聽得還沒有錯。聽說你們做禮拜，聽好道以後，就拿着捐盤，人人要捐錢。聽說有的還是先收錢以後才聽道。實不相瞞，我一家八口，如果去做禮拜，當然也要個個捐錢，否則面子也過得不去。如果一個人捐一元，八人就要八元。八元對我來說，是三小時的基本工資，我必須捱了三小時的工才掙來這八塊錢，這八塊錢還是我家一日的菜錢。算來算去，信耶穌什麼福氣還沒有得到，一次禮拜八元捐款，關係不小，這不是說我太吝嗇。有錢人家，一千八百，等閒事耳；像我們這些升斗小民，卻不能不精打細算啊！請周兄不要見笑。」

「哦！原來如此。李伯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；我們捐錢完全出於各人自願。我們教會在做禮拜捐錢時，主席還特別宣佈：『捐錢是信徒的本份，未信朋友請不必參加』，因此你不必為這捐錢的事掛心。明天就跟我上教會，看看實際的情況。」

第二天，李伯穿戴整齊，就跟周新義一同上教會。李伯想，讓我去去看看，以後才叫家人一同去。這是李伯小心處。

到了教會，恰巧那天是周新義擔任招待，周新義安排李伯坐好座位，說聲失陪，就到門口負責招待的工作。

李伯雖然是第一次上教會，但他眼看四方，耳聽八面，緊緊跟着人家，只怕失禮。大家起立，他也起立；大家坐下，他也坐下；當大家閉着眼睛祈禱時，他也閉着眼睛，有樣學樣，有板有眼。忽然聽見大家「我們」一聲，好像呼叫口號一樣，他心想難道教會也要呼叫口號「我們……」，其實大家乃是齊聲說：「阿們」，李伯聽錯誤會而已。

等一下，來到捐錢這節目，只聽見主席大聲宣佈：「捐錢是信徒的本份，請未信朋友不必參加。」李伯聽了微微點頭，心頭那塊大石便放下來。

只見有男有女，手拿捐盤，向聽眾收捐。這班信徒有的放上捐封，有的放上現鈔，個個捐上，十分熱心。霎時間捐盤就來到李伯面前，李伯瞧着收捐的年輕人微笑，那收捐的人也向着李伯微笑。不知是收捐人誤會，還是新手沒有訓練，那捐盤就停在李伯面前，不向前行。李伯一見，心頭一震，那明明是等他捐錢。他連忙向口袋裏一摸，摸出一張鈔票，放進捐盤內面。錢一放進去，那捐盤就像車輪滴上滑油，又迅速地向前轉。李伯眼尾一瞟，覺得他放上的現鈔，似乎有些異樣，連忙向口袋裏掏出剩下的另一張鈔票，真是不看猶可，一看幾乎要暈下去。原來李伯平常口袋裏總是摺好兩張鈔票，一張一元面額，一張二十元面額，以備急需可以應付；剛剛他一時慌張，想取一元的竟拿錯了二十元。等待看定，那捐盤已經過了很遠，無法拿回。

李伯心有餘痛，坐在那裏實在無心聽道，只一心怪責自己慌張，平白損失了二十元現鈔。他再一心盤算，用什麼方法，可以把那失去的二十元要回。

這時牧師講道，指手劃腳，會眾聚精會神，可見講得很不錯。無奈李伯一心想追回那失去的二十元，無心聽道；當大家笑時，他原想跟着大家笑，也無法笑得出來。

等下做完禮拜，大家起立散會，李伯也急急趕到門外找周新義。

周新義看見李伯，心中暗自歡喜，半年辛苦，現在竟領得他走進教會。最艱難是第一步，突破了以後就容易。

李伯拉着周新義到旁邊去，「周兄有事奉商」。就把剛才發生的事告訴周新義：

「周兄，是我一時慌張，現在我想把另外一張一元的換回。捐錢也要出於樂意啊！你們偌大的教會，也不在乎這二十塊錢，對我來說，卻是一日工資，損失太大。」

周新義聽見，實在不知如何措置。他只好找牧師和財政商量。

商量結果，認為把捐款拿回，事無前例。而且是現鈔，沒有記名。將來此例一開，恐怕會發生混亂。還是那財政想出一個辦法。

「周新義，請你告訴令友，就算他一次捐上二十元，以後二十個禮拜，不必捐錢，那麼還不是平均一次一元。」

周新義和李伯二人走上回家的道路，大家沉默無聲，好像空氣就要凝結起來，還是李伯開口：

「周兄，都是我一時慌張，實在對不起。區區二十元，其實也很小事，等於不小心失落吧了！我想上帝也會祝福我，給我一個好機會，賺個二十元、五十元，都說不定。」

說得周新義都笑起來，雖然笑得很勉強，卻也感覺得輕鬆很多。

X X X X

過了大約二個禮拜，周新義再找李伯談談。

李伯一見面就說：蔡道源介紹我明天到他們禮拜堂做禮拜。他說了好多次，我決定明天就到他教會去見識見識。周新義聽見十分喜歡，他說明天我要陪你一同去，我還沒有到過他的教會。

周新義為福音十分熱心，前次因為李伯碰了釘子，他總是內心耿耿。所以他自告奮勇，陪李伯一同上教堂，萬一有什麼事情，可以幫他個忙，免得李伯初茁的道苗碰斷了。

翌日周新義陪着李伯到蔡道源的教會做禮拜。唱詩、祈禱、講道，一切如常。李伯因為到過一次聚會，倒也應付裕如。獻捐的時候他也捐上那摺好的一元鈔票，平安無事。

做完禮拜，十二點多了，周新義作東請李伯到街尾的茶樓喝茶，一面是聯絡感情，一面也想聽到李伯的感受。

李伯說：「周兄，我看這教會的信徒負擔很重，剛才主席報告全年預算三萬多美元。我看看，做禮拜的大約只有一百多人。平均每人每年要負擔三百多元，倘若我全家來這裏做禮拜，每年大約也需負擔三千美元。信耶穌得福氣，得的什麼我還不知道，一年三千元損失實在也不少。李伯也不理周新義的反應如何，話匣子一打開，就說個不停。

「還有，我看看他們的週刊，財政報告，倒是來往清楚，可是他們把錢捐得多的就寫在前頭，捐得少的就放在後面，重富輕貧，我覺得這教堂銅臭味十分濃厚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周新義聽了，說是也不好，說不是也不好，只好勉強點點頭，表示無話可說就算。

一路回來，周新義心想要帶領一個人進教會實在不容易，任何一件事都可以成為他們的藉口，或者絆腳石。

X X X X

這事過後，大約有二個月，一天周新義放工回家，路上恰巧遇見李伯。只見李伯十分興奮，拉着周新義的手：「周兄，告訴你一個好消息，再過一個禮拜，我們就再搬家到小石城去。我的女兒女婿他們住小石城，離這邊八百英里路，二年來他們總是慫恿我們搬到那邊去，一來那邊市鎮大，機會多，將來孩子長大了，找工作發展比較易；二來女婿女兒在那邊，地熟人熟，照顧也容易。近來他們給我們找好了房子，因此下禮拜就可以搬家。」

「周兄，二年來在這要得着你很大的幫忙，真是遠親不如近鄰；現在要搬離，實在也捨不得，希望將來有到小石城去，不要見外，請到舍下歇腳歇腳。」

周新義聽見李伯搬家，實在也捨不得，他答應到小石城去一定去拜訪他們。

X X X X

大約二年後，夏天，周新義到東邊國家公園度假，路經小石城，他按址找李伯，一方面探望老朋友，一方面也想再跟他談談信耶穌的事。

周新義到李伯的地方，只見屋裏佈置得倒是整潔素雅。最惹人注意的倒是客廳掛上了幾幅畫，中間橫隔寫的「基督是我家之主」。周新義禁不住衝口問道：

「李伯，你已經信了耶穌？」

李伯點點頭：「是的，我們不但信了耶穌，而且全家都歸向基督，接受基督作我們一家之主。」

周新義聽了，喜不自禁，連忙衝前拉住李伯的手，感謝上帝大恩不迭。

「李伯，你什麼時候信了耶穌？」

「去年秋天，屈指一算已快一年了。」

「你怎麼相信，可否把你的見證，與我分享。」

「我信仰的過程是這樣的。我過去對於教會整天『錢! 錢! 錢!』經濟掛帥，我很不高興。當我來到這邊時，我的女婿女兒是這邊一間教會的會友，他們很熱心，女婿還是那邊的執事。當他們要我們去聚會時，開始時我實在頗具戒心，可是礙不得了情面。當我到那邊聽道時，他們沒有提及錢；做牧師的把神的救恩，講得十分詳細，叫我聽得明明白白，我就這樣相信了。」

「李伯，這個教會是不是不講錢，信徒也不必奉獻金錢？」

「周兄，他們沒有講錢，可是當我們明白神的愛，明白信徒當盡的本份，我們便自然地自動奉獻金錢。正如加利利海，水滿了自然向下流流下去。說也奇妙，從前想起教會捐錢，內心實在有些怕；等我得救了，卻自己樂意奉獻，我們全家人個個都樂意獻上收入的十份之一，你說希奇不希奇。」

「李伯，你們全家人都奉獻十份之一，這實在是神在你們身上施行的大恩。」

「不但如此，前幾天我的小兒子他還說，我們奉獻十份之一，是舊約的要求；照新約來講，應富完全奉獻才對。因為主耶穌祂是把一切完全賜給我們。我想了再想，覺得他說的有理。因此我祈禱，求主教導我，曉得在奉獻的事上，超過十份之一，得着神的喜悅。」

「李伯，你的見證實在叫我聽了大受感動，從前提及捐錢就怕，現在卻樂意更多的奉獻，你實在進步得快呀！」

「周兄，從前是教會要我們捐錢，不管我們明白不明白，得救不得救。強扭之瓜不甜。現在是我們明白主的愛，自動自發，完全不同呀！」

周新義聽了李伯的見證，大受感動，他覺得面前的李伯，分別不過二年，他已成長為一位屬靈的大人了。